

中匯支篆洞園李氏族譜卷六

第十一世孫超瓊

三世祖三明公家傳

公諱三明尙倫公之孫華風公諱先之季子也母王氏生  
當明末運與兄三孝二友十田養母所居曰夏灣在合江  
東鹿角溪之上崇禎之季流賊李自成張獻忠先後入蜀  
張逆終且踞成都僭號改元其黨分道四出以殺人多者  
爲功最合江隸瀘州爲沿江衝邑去成都不及千里屠戮  
之慘幾無孑遺時公父華風公已前卒母王亦病甚聞警

逼謂公兄弟曰汝父血脈之傳惟汝三人是賴聞賊踪所至不留人種倘汝曹以吾故不忍去吾惟先就死以求可對祖宗而已其速行勿留以重我罪公兄弟百計慰之卒不能得乃慟哭以行時賊跡已及里中殺人徧野晝匿而宵奔乃脫于難然終念母不置行十餘日復冒險潛歸至則鄉里皆燬而母雖未陷兵禍已溘逝於門外稻塍間時方盛暑新稼黃熟如雲王孺人藉稻而僵似已數日而顏色弗變公兄弟於悲慟中急斂而葬之宅左兩大石之間謂他日以此爲識或易得也卽今所傳前石包後石包之

老墳者是也既葬復行避兵於遵義之桐梓縣里名白鶴  
峇者十有數年嗣我

朝龍興蜀中以次底定公獨切先壟之思挈妻子來歸仍  
卽舊居之夏灣家焉似續延縣以至今日而公之兩兄皆  
畱而未返迨遵義改隸貴州黔中一支遂不相聞問相傳  
三孝公乏嗣三友公之後則今尙蕃衍云公娶張氏桐梓  
人生子三長懷德次崇德次乾德懷德生晉璠晉瑜晉琰  
晉珍晉瑛晉琰生深是爲篆洞園四大房所自出之祖

雲云

孫超瓊

曰吾家以十餘世未修譜不特先人美行懿德湮



沒不傳卽世系承續宗支遠近亦多失據先世之入蜀也  
相傳在洪武四年是卽湯和傳友德平蜀之歲其自麻城  
孝感鄉八斗坵徙籍之祖竟不知何名今所知者公之父  
母及王父尙倫公王母金氏而已由尙倫公上至徙籍之  
祖凡幾世徙籍之祖以下近宗遠族凡幾支俱莫得而考  
焉又傳吾宗居合江皆處東鄉地名有石鷺鋪大灣葛樹  
灣者凡三支舊譜於石鷺鋪被焚先輩言之鑿鑿然此三  
支者孰遠孰近復業之後何以未及聯屬有謂大灣一支  
以爭長而乖異者豈一本之親偶焉詎諱竟一離而不可



復合耶是誠無譜以繫之故也先大夫手鈔譜藁誌公之  
生以萬厯丙辰是爲明神宗四十四年李自成之犯蜀也  
在崇禎十年獻忠之陷瀘州則在十三年先後數載間全  
蜀糜爛被禍最酷前人所紀蜀碧一書至今幾不忍讀之  
其時公年甫逾冠耳而與兩兄惻惻於衰病之親雖危難  
旣迫不忍決去卽萬不得已以曲從親命爲亟終徘徊依  
戀冒死而歸必致其擗踊哭泣之哀且安厝得所豫爲十  
世百世計當是時其心甯知有鋒鏑屠戮之可畏哉幸際  
清平亟返故里於孔子所謂正丘首之仁又有合是公之

仁與其不忘親之孝可云無憾矣夫仁孝之至其後必昌  
吾宗自公至今二百五十六年瓜瓞之繁食指恒以千計  
而顯者卒鮮卽能讀書知以敬宗收族爲重者亦不易得  
此先人美行懿德之所以不傳而譜之不可不亟訂也超  
故因次公傳而首及之

公名某字某號某父某母某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諡某公

五世祖晉琰公家傳

公諱晉琰，三明公之孫，懷德公之第三子也。三明公有子三人，長皆各授以產析，爨而居。懷德公所受之宅曰乾面。上次爲崇德居，鼃壩三爲乾德居，葛樹灣公生於懷德公析居之宅。兄弟五人，旣長，又析而居焉。於是始置篆洞園業。今所謂四大房老宅者是也。當康熙雍正之世，海內殷富，物產豐盈，里閭嫻睦，成風雖以有易，無亦不以財帛之多寡爲較量。是業先屬梁姓，公以家機布十二疋，雄鷄一尾，簪酒一罍，易之，遂歸於我。然初僅茅屋數椽，依大石之



旁故名曰石榻邊公既移居乃鋤荒穢聚木石以漸增築輪奐聿興逮今將二百年規模未改當時經營創造之勤勞亦可想矣公性情和厚接人應事無機械心自骨肉之親以至戚族鄰里一以親愛處之人或慢侮欺凌夷然不以爲忤若不識其爲侵辱者然生子僅深公一人公率以儉勤而尤教之以能忍中年卽以家貳授之深祖所遭之橫逆有他人所必不能堪者皆一意含容不與較則皆公之訓也公壽至八十有二妣氏王亦八十有一晚歲白首齊眉孫曾繞膝家計亦日豐人咸以爲忠厚之報云

孫超瓊

曰吾鄉民居類皆散處無大村聚所居之處率以地形及土所宜者名之然因陋沿訛至有不可解者公所築之宅因其前水形如盤渦而下故曰轉洞巖或曰篆洞圍以巖石彷彿篆迹也後乃以音轉而呼之曰狀洞元此三字者豈復有文義之可訓而糾莫辨而正之陋矣是宅爲四大房所自始之業自公以下昭穆考妣多葬後山今爲長房光澈光庭兩叔諸子所有澈叔常言此宅當定爲吾宗公產李氏子孫不得售之他姓必陳諸有司立碑垂厲禁世世守之吁斯言克行公之澤其可忘哉

太高祖安道公家傳

公諱深字安道爲晉琰公之子懷德公之孫而三明公之曾孫也性謙畏寬厚能讓人自三明公以下四世中生齒繁盛期功之親以百數公獨無同父兄弟故受產獨豐人固覬覦之幼讀書旣壯無所成遂棄去勤力稼穡服疇食德以怡父母每歲刈穫所登自爲春簸掉舟售米於遠近城聚以爲常家飼一牛色白甚愛之里中無賴恒恃強索借不應則牽是牛以去公亟如其願而贖之人知其不忍棄也遂以爲挾持計方贖於東又曳之西每歲暮牛嘗數



日不得一飽公之配趙孺人與次室張皆以勤儉相夫播  
植耘耔之事亦躬助之公又於農隙習營運多億中故中  
歲有富名而人之侵侮者日益甚家中食用之物族鄰強  
奪以去者不可僂指計公皆不與較甚至儲米以備饔飧  
亦爲人所攫必分貯罌瓶等器而密藏之乃得免趙孺人  
初未有子晉琰公再爲公納張氏旣而趙孺人生文斌文  
璧文芳公三人張氏生文輝文郁公二人文郁雖早夭而  
有丈夫子四實爲四大房分支之祖文斌祖兄弟之在嬉  
戲也公購一未犇牛皮俾可席地坐鄰人某攫之去以私

宰誣嚇所索不貲其他非禮相干人所不能以情恕理遣者公悉以忍耐處之怡然泰然不見於詞色然終亦遷避邑城北門外之絳塘街乃獲安居至文斌公兄弟長成外侮漸息始復返故宅焉公壽至七十八張孺人壽至八十人咸謂謙讓之德其享大年也爲宜

來孫超瓊

曰曾子以

犯而不校爲顏子之美德然復聖以少年從學聖門居游交際之人慮無有橫暴如公所遇者公雖未邃於學問大賢之德行固具體而無愧矣先大夫於道光丙午秋自白沙買舟返里舟子某姓者年已八十窶甚詢先大夫名姓

泫然曰君非篆洞園李深公子孫耶深公與吾父爲鄰吾猶及見憶君家有地名桐梢田者與吾居之易壩近歲穫稻可廿餘擔吾父侵爲已有也深公無如何繼而索重值強售之深公也深公亦無如何卒且屢侵屢售也深公終亦無如何吾父無故嘗面詬深公吾親見之深公不之競吾家有慶弔事深公未嘗不施施然來雍雍然致禮熙熙然談笑歡醉乃去吾時未及冠心竊怪焉今君家衣食之豐子孫之盛人皆謂盛德致之吾惟孑然一身凍餓以待盡家門凋敗則先人已身見之謂非天道不至此先大大



一再慰藉之而別歸嘗述此以告家人以此見公之退讓  
雖不自言而數十年之後里人無不知之且稱述於肆侵  
暴者子孫之口嗚呼可不念哉可不鑒哉

高祖芷泉公家傳

公諱文芳字芷泉太高祖安道公之第三子也安道公性謙下接人處事匆匆如畏然終其身不變公與兩兄一弟皆豪爽任氣能禦外侮一時里中豪右及無賴子弟皆憚之初試童子軍屢列前茅文名藉甚然卒不得志於有司既壯未青一矜遂棄之爲邑兵曹史曹中案牘文字過目輒不忘且能得其要領令甚倚重久之意不屑復棄去當是時兩金川方用兵蜀中郡縣轉饟供芻秣無虛日徵調所至急於星火自令長以至三老伍伯常皇皇然不獲偃

息官符朝下所責取必夕應失期則咎罰立見公旣退處鄉野令有所疑難必召與商決事皆立辦鄉閭亦隱賴其力無甚累而公性至孝孺慕之篤定省不忍疏常因事在城聞母氏趙偶不懌亟馳歸甫自茶憩亭東渡夜色已合沿沙岸北行昏黑不辨途徑忽螢火百十飛導於前恍若籠燭經十餘里不散比過梵音寺家人攜鐙來迎螢始分飛不復見聞者異焉公長身鶴立儀觀甚偉音鏗鏗如洪鐘每論事侃侃數百言風發泉涌四坐竦服過者輒駐足聽之途爲之塞居平有用世之志遭遇蹇蹇終不獲一展



所蘊然亦不屑爲苟進年僅四十有二以牖下終知者皆  
爲公惜配陳孺人生子梲檠相相幼殤檠亦蚤世公歿之  
歲稅年甫十五是爲曾王父

元孫超瓊

曰漢史傳名公卿

及碩儒循吏以卒史曹掾起家者不勝指數其時薦辟人  
才者恒於此措意焉後世任漸輕選漸濫馴至今日僅責  
其供使令司筆札而已以舞文骹法者出其中且類以蛇  
蝎視之夫安知古人陳殷置輔之意哉然功令攢典役滿  
由督撫考試咨銓雜職固未嘗阻其登進之階而遴擇未  
精禮貌弗逮抑何繆也公生當乾嘉之際其時道揆法守

未或少斂上下相接以禮雖曹吏必不若近世之雜且汙  
觀於邑侯諮訪殷殷其禮重之隆方之范孟博岑公孝爲  
近而終不苟就則疑視龍丘萇爲過之至熠燿導行孝感  
神異公雖未伸於世貽澤之遠其不由此也夫其不由此

也夫

也夫

曾祖大元府君家傳

府君諱稅字大元高祖長子也高祖生府君兄弟三人次曰槃曰相先後蚤世府君生十五歲卽遭高祖父之喪時太高祖尙在堂以其幼孤也甚憐愛之而府君居喪乃嘿然寡言悲思哀慕如成人未嘗見齒雖諸父與之語恆涕流被面不輕置一辭人咸異之先是太高祖年至七旬卽爲高祖兄弟析產使分財異居各治生事以觀其承家之能否蓋不欲任諸子之幸有所仰賴而或習於暇逸也及是見府君以成童失怙兩弟又夭殤影隻形單視羣從昆



季爲獨弱則時深慮之比府君接筦家政井井有條理謹  
出入防欺僞田租地息一視天時人事以爲歛散之衡寬  
減不待出於求逋貸無能肆其詐讖者有少年老成之目  
太高祖則大喜因命早爲授室常曰三房有此子雖丁少  
不患其不振矣甫三年爲乾隆庚戌太高祖以七十八歲  
無疾而終府君喪王父如喪父哀毀過情見者爲之感歎  
自是家事益振厲精神處置周詳雖瑣屑細務無不適當  
而尤一以忠厚爲主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海內無事民物  
滋豐而鄉閭生齒日蕃凋翹詐僞之萌亦日出不窮隨在

若設機阱又數年白蓮教匪起豫楚蜀東應之達州王三槐尤爲渠魁初起勢張甚蹂躪徧川東北官兵分道勦捕數失利征調紛繁需餉尤急朝廷以豫工事例募民輸粟助軍給虛銜以爲勸府君聞之聚諸父昆弟謀曰吾儕食毛踐土席豐厚旣累世圖報無由欲少自効此其時乎於是首捐千數百金得衛千總職銜伯高祖蜀泉公深然之爲其兩子長公檣納職如府君官次公極爲布政司經歷其他羣從之入名太學者又五六人數日之中一門之內輸官銀以數千計同邑富家

咸豔羨樂輸一時稱極盛則皆曰此東鄉李氏倡之也府君是時甫逾冠長身玉立儀觀甚偉旣得官鄉人尤以爲榮某佃者家近鹿角溪府君出入必過其門先日約取租銀及期往則以稚子延入而使其女盛飾奉湯茗嫣然致詞意佻甚府君拂衣起去不反顧兒則以男女有別責之旣乃知其情叵測特不意府君之嚴峻不可干而其伎卒無能逞矣嘉慶初教匪益熾擾及永川境距吾家百里而近鄉人士方講求堅壁清野之法爲結砦自保計府君從諸父相視地宜往來於邑西南巉巖叢箐間以勞感疾遂



以不起時五年辛酉十一月也年僅二十有九葬之日族  
鄰父老咸哭送之中表任公咸豐初年九十餘往來吾家  
猶述及送葬之情如此則府君生平益可想已曾孫

超瓊

曰入粟補官之例其來舊矣漢史卜式有言天子誅匈奴  
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則匈奴可滅此其意今  
士大夫甯知之哉其納職非不得已則冒榮牟利勢耳武  
帝謂式朴忠豈不其然府君首輸重貲爲鄉里倡一無所  
覬可不謂長者乎粉黛之餌人易於魚之中鉤虎之入檻  
而皦然去之有魯國男子之風局詐雖深終莫余毒子孫

尙凜之哉。之育。特。國。與。年。之。風。民。將。顯。榮。其。金。之。子。孫。  
顯。而。不。聞。其。青。年。傳。德。之。人。民。咸。然。之。中。論。說。之。人。民。  
帝。師。方。小。忠。豈。不。其。然。哉。昔。首。師。重。賞。爲。報。里。則。一。無。遺。  
主。夫。帝。朕。之。錯。其。離。離。非。不。得。以。明。言。榮。年。師。贊。其。知。  
賢。皆。宜。其。備。育。則。皆。宜。師。之。使。此。則。因。以。其。意。今。  
曰。人。衆。師。官。之。國。其。來。警。矣。對。矣。小。夫。育。言。天。子。當。其。時。  
能。離。其。後。轉。之。而。成。此。則。其。臣。主。平。益。可。勝。其。會。也。  
能。其。後。轉。之。而。成。此。則。其。臣。主。平。益。可。勝。其。會。也。  
不。能。其。後。轉。之。而。成。此。則。其。臣。主。平。益。可。勝。其。會。也。  
不。能。其。後。轉。之。而。成。此。則。其。臣。主。平。益。可。勝。其。會。也。

王父卿伯府君傳畧  
咸豐丁巳六月廿四日超瓊辰從次兄抱書自塾歸王父  
卿伯府君方扶病坐寢堂見諸孫入領之命就東廂食食  
未竟聞府君疾革急馳詣膝前呼王父王父府君猶啟目  
環視微笑不復言遂瞑時超瓊幼不識人事然悲吾祖之  
不可復見而見吾父之一慟而以絕以蘇也則亦號啕呼  
哭者累日既而侍吾父於墓廬中吾父悲慟之餘必述府  
君生平言行以爲誥誡且曰小子識之他日能爲文字必  
筆之以示子孫俾世世知乃祖攸行聰而聽之率而循之



庶幾不墜先緒乎超瓊泣識之不敢忘其後十年吾父又歿痛貧賤之未能致養而天之割我也僂然不敢自比於人強顏忍息負米奉母奔走至萬里不意遂以竊祿每念聞於吾父與兒時耳目所及三十餘年間猶厯厯若前日事然當時號啕呼哭之十二齡童孫已垂垂老矣及今不急詮次終將遺亡闕先世懿行使子孫無所範罪將滋大謹就所知者詳述焉府君諱仕仲字卿伯國子監生曾祖大元府君之長子也生十有二年而大元府君歿時府君弟獻之公仕廷甫七歲又數月季弟忠山公仕臣始以遺

腹生曾祖母王淑人環顧諸孤則日以泣謂府君曰汝祖  
兄弟四人伯叔昆季皆鼎盛惟汝父爲單傳今未三十之  
年又棄吾姑婦長逝兩世孀寡惟汝兄弟是賴汝年長不  
率先兩弟厲志求自立吾姑婦爲無望矣高祖母陳孺人  
聞之則亦泣則亦時時爲是言府君皆泣應之曰唯唯不  
敢忘於是晝理家事夜分則讀書不自暇逸而支撐門戶  
酬接親朋壹是如老成舉動人咸重之每歲田穀所入食  
用外無絲毫浪費經營撙節措置裕如而尤以厚道行乎  
其間比及冠增置田產以租計者已千石有奇獻之忠山

二公既長既婚遂求析產府君不忍重違其意合所有而  
三分之視大元府君歿時已增數倍矣府君所得之產爲  
大字灣在篆洞園舊業東十有餘里闢地築堵構造逾年  
始及遷居高祖妣陳則曰吾樂依吾冢孫曾祖妣王亦曰  
吾樂依吾冢子冢婦以事吾姑也皆從徙新宅以就養蓋  
喜府君與吾祖母陳淑人之色養無違而不忍一日離矣  
曾祖母嘗病目累年府君殫心醫調不愈則徒步千餘里  
禱於峩眉山絕頂佛寺子夜焚炷香跽紺殿前覩佛光自  
瓦屋飛來密如流星至檐前絕壁乃滅山僧謂此卽誠感



之驗又出所謂眼光石者瑩若水晶持歸爲曾王母拭目  
陳淑人則於府君行後日以舌舐始目及府君歸而曾王  
母之視果復明咸詫爲奇應曾王母旣善病府君因肆力  
於岐黃家言體驗甚精診治每易奏效然終以悲傷之過  
恒爲二豎所侵陳淑人亦嘗再刲股以療之而曾王母竟  
壽至六秩遂以不起府君居母喪哀毀幾滅性祭葬之大  
致情盡禮必詳必慎且痛念髫齡失怙曾王父所葬楊柳  
溝地疑於沮洳窰窰有未安改葬大字灣後山實較高敞  
無水侵蟻蝕之患非惑於風水之說而然也獻之公少年

頗豪侈費不訾益以稱貸索逋者急則賣田產以償之絕  
無所惜府君屢爲代償代贖終不能保其所有中年產遂  
罄府君不忍以一言咎責而衣食供給則厚之終身忠山  
公有潔癖寡交游頗傲睨時輩府君時爲彌縫闕失族里  
中卒亦少異言所居柴河壩去吾家亦十數里歲時伏臘  
皆府君往就之歲以爲常驩聚宴談時多匡救迨府君歿  
不數年而忠山公遂驚貿易撓訟累卒至破家後嘗思府  
君之言以爲吾兄之愛我者至而惜乎其已無及矣先是  
高曾兩祖妣晚年每遇親串過從必詳述府君奉養之周

與所以先意承志者瑣屑言之尤以府君待兩弟之厚能以忍讓行其友愛爲不易得而族鄰之以孝友稱府君者亦不間於兩祖妣之言居平接人應事一主於和厚常存甯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見俗語所謂契虧者府君最喜道之亦樂於順受叠遭橫逆至不能情恕理遣亦終忍耐不之校而人猶魚肉視之動以訟制若程姓之冒認宅後古冢楊姓之強佔已絕之田皆株累糾纏先後至十數載官經履勘案既判結咸不直兩姓之所爲而百計相黷多方詐索猶歲必數至超瓊兒時見楊某以借擾來吾家出語



無狀府君笑謝之避不與辯其兄弟乃握門外田禾擲之  
廳事樑栱間泥淖淋漓徧几席比其去府君但命滌除而  
已不忿其欺辱矣其他之非意相干者不可以僂指計里  
中父老今猶能言之而府君於其時則處之泰然無惡聲  
無愠色事過仍與酬酢或時其緩急而資助之若固不知  
有前事也者故鄉黨中謂忠厚有陰德必以府君爲稱首  
焉府君生長富實手殖之產又不下萬金而性喜儉素衣  
不華綺食不重肉一羊裘二十年不易布衣蔬飯安之終  
身而赴義施財絕不吝惜邑中創設書院義學及茶憩亭

義渡等事先後慨捐重貲爲助邑令陳公永甯道蔣公爲書助興善教各扁額以獎其他橋梁路道之捐助修築者尤不可以數計親故有緩急不待其請先爲之謀曾祖中表梁任二公享年皆近百歲兩家倚府君以舉火者數十年二公故善劍擊導引諸術晚年往來吾家白髮被肩手鐵杖巨如臂健步善啖談議侃侃終日無倦客每至必流連十數日或月餘始去超瓊爲兒時及見之蓋皆九十以外人也老丐賀發英每月必一再至門至則府君與並坐階石話寒暄說舊事以爲樂煦煦如家人超瓊輩侍其旁

亦命以祖輩行呼之曰彼年與吾相若又同里舊識雖貧至乞丐不可慢也嗚呼府君待人之厚若此其於親舊亦概可知已教家尙嚴子孫步趨必謹應對必詳不問不敢言不命不敢坐男女內外之別尤不許或踰常舉曲禮少儀內則以繩子婦內外整肅竟日不聞人聲惟喜讀書聞書聲則輒然以笑入夜必小飲薄醉而止恒命諸孫誦書於其旁曰此吾家下酒物也超瓊十歲時日自塾歸必手一卷坐屏風後讀之不甚逐嬉戲府君尤愛之問曰汝以是娛我耶抑好之也然讀書在學聖賢固亦可以作官汝



將何如則對曰願以學聖賢者作官可乎府君大笑拊其  
首曰佳哉吾孫也嗚呼豈意至今一無所成且大悖初志  
耶府君長身疏髯貌嚴而意溫克行步徐重坐不偏倚一  
生無他嗜好能飲而未嘗沈湎惟喜食淡巴菰暇則手自  
斷以入簞引火徐吸吐氣如雲馥馥作蘭臭出入必攜簞  
以行俗所謂煙竿也不事博奕以曾王父臨終之戒終身  
未嘗與賭亦以是嚴戒子孫家中尤不得存賭具此皆超  
瓊所親見與所聞於先大夫者嗚呼其可爲子孫世世法  
矣至奉先睦族諸大端具載家法而府君悉以誠意行之

不爲文飾其他嘉言懿行之爲超瓊所不及知不及憶者  
既無從追述而所述者特及知及憶百之一二焉是先大  
夫之志也後世知此永永無忘府君之德用自奮厲用迪  
前光先澤其不泯也夫質諸當世大人君子或賜采擇世  
世子子孫孫感且不朽矣

李處士傳

載合江縣志

童山械

新津檢討

李光祐字霽嵐合江人曾應試非處士也以其無愧處士  
因以處士目之生有至性事親孝居喪廬墓三年哀動隣  
里先世故多隱德及處士之身益自愛嘗謂人能自盡於  
倫常日用之間則聖賢可學而至座右置一冊曰課心一  
言一動悉記之以自檢於  
聖諭廣訓朱子小學二書佩服尤切其教子弟亦以此初  
試童子軍屢冠其曹久之不售遂絕意進取聚書盈屋寢  
饋不厭攤籤引觴陶然自適雖屢空不顧也終其身無頹



容諧語而亦不立崖岸晚歲益爲鄉里所重遇人無忤色而見之者輒起敬畏心蓋其醲粹篤實根于學養至誠動物夷然自化有莫之致而致者子四皆蚤慧超元超瓊已遊庠超瓊從余遊作文尤奇警爲余道處士生平其大者蓋如此卒年六十所著詩文詞賦若干卷家乘一卷古今集鑑一卷藏于家

論曰國家以科目取士真士顧往往失之非立法之本意也雖然顯晦何定士苟束脩自愛足以矜式閭里其功固與卿相等不然而忝竊高第無益于時以彼易此其榮辱

爲何如耶

同治己巳冬武進瞿槐亭明府樹蔭由屏山移攝吾  
邑逾年庚午九月重纂縣志召超瓊入局襄校以聞  
先贈公廬墓之行謂當採以入志時總纂爲黃海門  
先生寬文超瓊外祖父行也因命勾童師爲此傳遂  
以刊入然當時倉卒上書語焉不詳所述又未得體  
要傳中所云生平大者如此蓋就超瓊書言之於先  
贈公行誼實未能盡則皆超瓊之罪也茲譜旣載行  
述以此傳先經入志復並存之懼後人以傳狀之不

符也謹詳述其緣起如此童師字慈菴亦字牧村新  
津人道光己酉拔貢工部小京官中式咸豐壬子舉  
人癸丑成進士入翰林授檢討官至二品銜廣東雷  
瓊兵備道同治初主講省城錦江書院頗久超瓊以  
己巳從受業甚蒙獎勗後入京師復相依數年恩義  
之篤固終身不忍忘者也因附誌之



謝顯先府君行述

府君姓李氏諱光祐字賴先一字霽嵐先世湖廣麻城人  
明初入蜀家於合江以舊譜失傳世次無可考惟據所及  
知之尙倫公爲始祖再傳至三世祖諱三明當明之季年  
遭流賊擾亂避地遵義之桐梓康熙初始復業又再傳至  
五世祖諱晉琰卜居邑之東鄉中匯支篆洞園生太高祖  
諱深以勤儉造家積產始厚太高祖生子四曰文斌文璧  
文芳文輝是爲篆洞園四大房之支祖諱文芳者府君之  
曾祖也積學不第生我曾王父大元府君諱梲納職衛千

總銜嘗拒色不亂有陰德而壯年蚤世王父卿伯府君諱仕仲國子監生當曾王父棄養時二叔祖獻之公仕廷甫七歲四叔祖忠山公仕臣則生自遺腹王父賦性純篤事高祖妣氏陳曾祖妣氏王至孝撫兩弱弟成立友于之愛以忍讓出之終身如一族黨無間言而守曾王父臨終遺囑自幼至老未嘗一與博奕事喜施予解推無吝色而嫉妬詭悍之徒猶不時尋衅視爲魚肉雖外侮疊至處之泰然惟忍耐退遜不與爭某姓兄弟藉端與吾家構訟數年橫逆之狀人所難堪事後其家有慶弔王父未嘗不與歡

然酬酢若不知有前隙者某兄弟方窮窘仍不時周卹之鄉鄰父老詫爲盛德事至今稱述王母陳孺人瀘州處士學美公長女溫淑有令德侍曾王母病嘗再割股和藥以進惟一嫗微知之戒勿使言王母旣歿嫗始言之而臂痕宛在始知其言之非妄也曾王母又嘗病目幾失明王父徒步千數百里禱於峩眉絕頂諸山寺戒行之日合家皆茹素王母晨起則捧淨水一盂親爲曾王母舐目如是者月餘比王父歸則曾王母已開視如常矣王父生府君兄弟五人長伯早夭府君居次三叔諱光祥字衍先四叔光



祁字雨田五叔光祜字祝三府君生而誠慤不苟言笑王父以義方訓甚嚴趨庭無步履聲應對出入必謹有事必稟承侍立如植雖終日不命不敢退也嘗謂府君兄弟曰吾生十一歲而孤甫成童卽治家人生事米鹽凌襍不能清靜讀書未弱冠而外侮至艱難憂患逾三十年雖暇則觀書自娛而無師友切劘之功未能深有所得然不讀書之害則目之所見亦已多矣其不克保家猶禍之小者汝曹盍勉之且吾生平無他嗜好惟聞書聲則喜自念中年以後于觀書亦深得約束身心之益豈必爲科名計哉府

君誌之不敢忘年十五偕三叔衍先公從陳鳳樓先生游  
攻苦之力過於曹輩寒夜讀書鑪火既燼以足置甕中恒  
達旦諷誦歷數晝夜不眠未嘗有倦意家舊少藏書府君  
手購經史子集幾可充棟十三經註疏爲江西刻本魯魚  
亥豕訛誤頗多借他本校讎必是正而後已他書亦丹黃  
滿紙卷尾誌讀竟月日皆三四過焉手錄五經正文而擇  
漢宋諸儒箋註之有契於心者細書其上訓詁義理兩無  
所泥惟求合乎聖賢垂教之意則采輯之字則蠅頭蟻粟  
不足方其工緻其他古文制藝及朱子小學近思錄等書

楷書成帙皆可等身爲文宗江西諸大家純以意勝不撫  
拾浮藻以爲穠縟而根柢經史神采自腴間亦喜爲詩冲  
澹清約藉抒靈性而閒適之詞爲多績學之深駸駸乎入  
古人之室而於時賢之博取科第流布坊間所謂敲門磚  
者亦未嘗鄙薄之然心弗屑矣以是久厯州縣試雖屢列  
前茅而終不及售府君怡然不以介懷王父亦絕不以應  
試之得失爲責備曰吾欲汝曹讀書知學聖賢足矣成名  
與否固有命在豈可強哉當是時邑中富家子弟數冠童  
子軍人言嘖嘖旣且視爲宜然鮮知爲可恥者瀘州名孝



廉萬莖山何碩甫兩先生先後主鳳儀書院講席而廣文  
胡九岡先生長裕又聚生徒於黌宮同邑名宿若陳竹溪  
先生朝陞王樂山先生必杰蕭玉輝先生瑄亦設絳帳擁  
皋比執贄者以百數一時稱極盛府君皆從之游爲諸先  
生所激賞平時官師月課名輒第一文譽藉藉滿人口邑  
令某公數於衆坐時稱道府君名會縣試有夜叩府君書  
舍求見者曰邑侯知君深能先往一見必不作第二人想  
君豈有意乎吾能導之特必先與君尊人謀也府君怫然  
曰客視我爲何如人而爲是言耶客休矣卿相可倖至亦

不能易吾所守而顧枉道謀案首乎况欲以此汙吾父之耳也奚可哉奚可哉客休矣揖之退而其歲之試竟始揚而終抑府君自是有戒心必官以清廉著聞始往應試然亦久無所得遂絕意進取道光丙戌初娶先妣胡孺人生女兄一而歿己丑世父衍先公病痔庸醫以刀針藥線雜進潰裂不可復合遂以不起府君悼念同氣悲慟至深而又不欲使王父母知也復強顏以慰堂上因有氣噎之患繼而先妣又下世甲午冬吾母黃淑人始來歸戊戌不孝

超元

生又七年乙巳始生朝寅先是衍先公既亡孀氏吳

矢志守節居處一樓旦夕諷誦佛經足不出庭戶雖母家亦不輕往來王父母甚憐之府君稟於堂上謂有次子卽當以繼吾弟故王父母期盼之殷倍於疇昔至是乃大慰焉三日卽以

朝寅

嗣衍先公後孀氏吳宜人欣感之餘親

爲鞠育雖有乳媪而寢食保抱不去於懷明年丙午不孝

超瓊

生再逾年戊申不孝

超瑜

生而自丙申以至辛亥十

五年間女兄弟之生者又五人鬻子之恩勤勞瘁亦已至矣惟時王父母康疆無恙四五兩叔亦得子女數人丁口日增門庭肅穆己酉之歲王父母同慶六艷族戚隣友躋



堂介祝者內外列坐至百餘席鄉里稱盛事焉咸豐乙卯  
爲超元授室其冬十一月王母陳淑人無疾而逝府君猝

遭大變哀痛幾不欲生然恐傷王父心收淚趨庭視寢膳  
惟謹出詣墓所則擗踊悲號之切聞者爲之淚下初卜阡  
於龍德山之脊爲某姓所阻遂暫殯焉殯所結草廬府君  
寢苦枕塊於其間旦夕與王母之柩相依哀哀不忍去丙  
辰二月旣得葬廬復徙於墓旁其地距吾家里許恒未明  
而返候問安否侍王父盥洗旣終則復趨廬朝饗夕飡復  
如之夜旣午俟王父就枕亦如之蓋日皆數四往來甚暑

祁寒麻衣蹠蹠不知爲苦也丁巳六月王父復棄養府君  
一慟而絕逾時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卒哭之內黥面  
無人色朝夕悲號至聲淚俱絕猶不已先以王母喪墓廬  
未撤至是王父旣終卜吉葬於其左府君復廬墓三年旣  
當大事雖哀毀若過情而附身附櫛及奠祭殯葬無不如  
禮家制不用僧道不設鼓樂一守先人訓而取朱子所定  
喪儀與鄉俗之無害於理而情不可已者行之自是居廬  
恒數月不一返思王父母生前飲食寢興之節屆時則躬  
趨墓旁左右環走如獲瞻依如親承候口喃喃皆溫清語

繼以哀號夜分犁旦常有哭聲所近農家聞者莫不慘切  
久且伺爲眠起之候焉廬中取前賢喪禮讀之於士庶人  
所當行者始卒葬祭分類手鈔成帙復於經史中凡古人  
之善居喪者如顏丁之類摘輯爲一冊以時觀覽而感觸  
悲慟益無已時蓋不僅蓼莪之三復流涕而已已未

超元

州試蒙長白恒容齋先生保拔以冠軍提學新陽李小磨  
先生德儀按臨取入邑庠是歲適逢

顯廟萬壽恩科府君命赴省試謂科名得失不可知士人  
進取之心則不可自沮且可增閱歷鼓志氣亦秀才分內



事也而其年九月滇匪李永和等倡亂昭通出陷筠連慶符數縣圍叙州旋竄踞牛腹渡水路皆距合江僅二日程一時遠近震動人心惶惶官中飭各鄉舉辦團練清查保甲而汎弁胥役反因以爲利擾累不堪人皆畏憚弛懈多欲遷避者府君與再從叔字軒先生光澈力主鎮靜商訂章程就各團選丁練習技藝富者出貲貧者出力製器械設烽火有警則各團互相救援遂有高洞九層崖等隘設防之役而尤力戒散布謠言無故遷徙於是人心乃漸定時族戚中衿監多爲團總姊婿徐紫麟貳尹驥元亦帶團

勇在防府君與同志數人往來省視且於其間宣講鄉約  
鼓勵丁壯以有勇知方衆志成城之義庚申永川不守潰  
勇與土匪合股竄至朱家沱而革弁陳八仙爲之首所至  
擄掠居民望風奔逃高洞駐防之團奮勇迎擊之兩日再  
戰斬獲頗衆匪黨畏而他去吾里乃獲安枕辛酉秋賊首  
周躋子大股下犯一夜行百數十里先撲白沙鎮時八月  
十九日也鎮中先期舉行秋賽府君與焉賊騎猝至人猶  
以爲官兵及見其橫肆殺掠始驚惶失措男奔女逃哭聲  
震天投江水死者至數百人府君初不知也友人子李君

花村敬魁來言之始從容挈

超元

以行狹巷中一賊橫刀

自南來適與之遇花村故回首作相招狀大呼曰賊在此  
勿遲勿遲賊疑有伏矣亟逸去乃得出遂由叢竹中登北  
寨山人皆惶遽顛蹶相接府君曰毋怯也賊方掠市中必  
不暇追躡及此既陟峻坂數重則又語

超元

曰山路雖一

線羊腸而自下而上者衆前途必擁擠吾父子盍旁趨乎  
且時既久賊將來追吾懼後者之不免矣遂緣微徑東行  
已而悉如所言時紫麟督團勇至山顛遣人下迎府君方  
坐大石下視賊旗滿江澣浮屍蔽江泣然流涕太息者久



之

超元

同數人掖之以上既至防所囑紫麟速派丁壯分路援婦孺之不得上者並以旗幟徧豎山嶺爲疑兵且謂在事諸人曰此山險峻賊不知吾衆寡今日必不敢犯卽下至鹿角溪一路溪水方漲沿山傍江賊亦視爲畏途且其全隊尙未集今夕或未遂東下然苟至明日則非所敢知我團衆僅數百人無官兵相助人鮮固志賊易知吾虛實其能凭此與抗乎盍早爲計也衆皆曰諾夜遂潛去一夕合境萬數千家悉徙於江之南岸明日賊果大至鮮受其害者蓋合江四鄉分十七支而在東鄉者三支北寨山

以上爲上匯山以下則中匯下匯在焉山橫互十餘里其西北勢斗絕俯瞰牛腦驛卽白沙也緣山行十五里南抵鹿角溪山始盡由鹿角溪東出九層崖僅十五里皆濱大江江自瀘州與沱水合勢益大至鹿角溪則西南流經合江城下鰲部諸水來入又南至龍現灣始折而東過江津之羊石盤復折而北以至九層崖下過朱家沱乃復東南流是以中下兩支之境土名謂之葫蘆匯以江流遶之形似故也而鹿角溪九層崖如葫蘆之頸皆有險隘賊入葫蘆匯官兵倚於此扼之環江斷舟楫將不得復出賊知地

勢者咸謂爲絕境大隊皆未敢深入吾里遂蹂躪未甚焉  
府君旣由北寨山歸夜三鼓乃抵里門閤家先聞警憂惶  
府君至乃以無恐遂令家人屏當衣物獨從容檢點先世  
手澤及所輯族譜且載祖宗神主以行并命

超瓊

等凡所

讀書悉攜之以出謂雖際離亂固一日不可廢學也比至  
立石子渡口登舟人密如蟻舟子索重貲無錢者拒勿使  
登府君切責之以爲里閭共處之人一旦值寇盜將至無  
情若此是乘人之危而勒索之矣其與寇掠何異若不悛  
將公首之官榜人氣懾得濟者衆於時吾家咸至南鄉依



戚串董馮二氏以居府君旋挈

超瓊

至菜壩訪許地山先

生先生亦布衣安貧樂道泊然無所營所居茅屋數椽修竹短籬外環蔬圃煮芋供客樂意陶陶下榻留吾父子累日府君旦夕與先生把酒論詩剖析道義條然若不知有鋒鏑之憂也者賊既退眷口始復歸然當是時吾家自先後遭王父母大故喪葬之餘逋累日積食指既夥婚嫁繁興庚申秋叔姒等求析爨府君自顧子女獨多不忍違也所分田本薄少舊逋又皆自任之避亂來歸生計益索

超瓊

元先以訓蒙爲餬口計賊氛未靖竟無安硯所

超瓊

負笈

從王清源先生讀至不能具脩脯出應童試謀數百錢爲  
卷貲亦不易得合家十餘口終年半食蔬粥甚則夜無燈  
燭出無衣冠亦無男女傭雇分內外之勞薪爨樵汲耘蔬  
灌圃諸事皆吾母率子婦躬任之

超瓊超瑜

誦讀旣終則

拾遺穗撈柞葉習以爲常問於鄰家賃春耘田得值以給  
油鹽之費甲子初夏米價翔貴窘狀尤不忍言初猶屑麥  
作粇以果腹繼至煮王瓜充飯者累日表兄黃子壽恩溥  
是夏游庠肩輿來吾家雞黍之供亦不能設而是秋鄉試  
仍命

超元

往應籌備貲斧奔波於親舊之門者半月僅貸

數金以行艱苦亦已至矣府君則口不言貧饑餓中常書聲琅琅以爲味道之腴勝於芻豢每至日斜暑退則攜超

瓊

輩坐門外小橋杉陰間舉述古人窮餓堅苦卓絕之行

以示勉厲不孝等亦頗忘所處之約嘗隨月讀書聲震瓦屋府君顧而笑曰此豈窮困之境哉吾以爲膏粱酣豢之

家不能覓此樂矣何憂爲逾年乙丑提學懷甯楊禮南先

生按試瀘州

超瓊

以古學見賞因得游庠丙寅科試遂食

餼府君於不孝兄弟之倖廁一矜未嘗不色喜曰前人不  
能得而汝曹得之如析薪然吾殆伐諸山而若曹始負荷



以歸耶而懼不孝等之自畫也則曰士人進身之路秀才乃初階耳不勤學礪行以圖遠大終與白丁何異且慮其不自重也則又曰黌宮者造士之本既入之卽爲齊民表率一言一行當思何以不愧而尤以涉詞訟預公事爲切戒於不孝等爲學課程考核益嚴責望尤至時以家食之艱

超瓊

將廢書習賈族叔春林爲謀之已有成約府君慨

然曰是不必遂能救窮而使吾家少一讀書種子所失殊大不可不可卽日命負笈隨

超瓊

從王先生受業丁卯二

月府君氣噎復作臨食尤劇漸至嘔吐族祖金甌先生診

視以爲氣逆所致用二陳湯之類導之初亦似效旋復如故且加甚痰涎益多繼而滲濕健脾之品並進至四月若全愈五月病又亟歷十數日始平形體遂見消瘦是秋鄉試不孝等以未敢遠離不欲往府君督促之曰吾病其偶耳旣愈當怡吾心以暢之汝曹乃欲拂我意乎不孝等悚然不敢違然竊窺府君步履如前觀書作字猶日有常課亦遂妄意無害竟先後赴省比試畢遄歸而府君於中秋後病方大作勢瀕於危入門仰瞻顏色已非復去時之所見也痛悔不可追而夙未知醫急迫中益罔知所措訪延

趙儀一先生診治謂氣血已耗津液內涸宜一意滋養然

藥或應或不應而神氣則日憊而不可支九月望日

超瓊

生子廷毅時府君病似漸解輾然曰吾目見兩孫亦復何

憾欣快者久之蓋

超元

於戊午歲生廷策時已十歲故府

君云然也至是又小瘥十月中以四叔祖忠山公爲叔祖

妣營齋府君猶肩輿以往小住三日乃歸中途憩輿九聚

山寺前謂

超瓊

曰吾病恐終不可爲然六十之年上惟一

季父今得省視此心甚安幾不知病之何在也乃既歸而

病日益增中冬初納食愈艱藥入亦返醫者謂肺胃虛耗



已甚藥物恐無益投以峻補之劑亦不受旬日間病象奇  
險胸膈尤劇痛少間府君則顧不孝等曰吾之病始在臟  
腑今已入膏肓然終不能病我神明我將以靜持之期於  
不至瞽亂愈不愈命也而此心靈氣必思求葆其初十三  
日猶強起坐入夜五內燔熱飲蔗漿微解竟夕亦安睡十  
四遂憊不能起咳嗆數作然猶靜寐之時爲多薄暮熱復  
熾亟欲移清涼之所自謂四肢如灼自外審之其寒如冰  
以告府君領首者再遂處分家事戒不孝等以兄弟相處  
當思吾一人之身始分而四吾一身不可分矣則兄弟自

不能以異視又曰吾不憂汝曹貧不能自立憂汝志之不自立耳二更後思食湯糲煮既熟僅進少許仍斂容靜睡時有青鳥以數百計飛集屋東南大樹上勢如風雨鳴噪甚聒爲吾鄉向所未見

超瓊

驚覩心竊異之悲憂不敢言

夜將闌府君忽抱

超瓊

首曰兒讀書慎自愛父不復有言

矣不孝慟有聲則搖手止之禁勿哭俯聽鼻息猶齁齁然乃天甫犁明竟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府君病已數月不孝等於醫理皆闇無所知已昧事親之道而追維病根所始實旨甘有缺久失滋培當府君處先王父母喪

廬墓逾五年恒不肉食辛酉之徙避寇亂甲子之遭值年  
荒顛沛艱難尤多忍饑之日以致脾土受傷終至不能補  
救雖府君胸懷高曠絕不以貧困撓心而朝饔夕飧曾不  
能以飲饌之豐少補就衰之血氣則不孝等奉養無狀罪  
已上通於天而萬萬無可解免矣嗚呼尙忍言哉而府君  
於易簣之前猶命斂從其薄舉禮經斂手足形數語爲訓  
蓋憫不孝等之貧不能具禮也而斂亦卒不克厚終身飲  
恨萬死莫贖如不孝等者尙可爲人尙可爲子乎悲夫悲  
夫府君性和易無城府接人應事一以坦白不逆詐億不



信卽受人欺亦無所計較而誠信所孚終皆敬服孝友尤  
根至性自幼至老於王父母前未嘗稍有違迂先意承志  
事事必得歡心先王父性嚴治事鮮因循有所命必速理  
遲則譴呵立至無事喜靜坐正色岸然內外戒喧雜竟日  
不聞人聲親舊過從則情誼欣欣款洽不涉疏慢府君服  
勞之敏趨侍之肅旣皆出以自然無竭蹶矜持之迹客至  
則殷勤禮接酒脯蔬茗之奉取攜自如故賓至如歸王父  
常得與三五故交有歡叙生平之樂里中某姓兄弟素無  
賴長者尤橫投校官署充典吏益倚以凌人其田有松林

塋者先售於吾家屢借塋墓尋衅王父不得已減田直售  
諸人指界時其兄弟復逞凶阻撓至向王父撲毆府君急  
以身當之爲所仆且苦毒手旁觀皆不平羣欲報之府君  
力阻止忍痛不肯言事後謂人曰吾父犯而不校若此類  
者多矣豈可以已之故致與某爭轉傷親心哉故王父嘗  
與親串言呼府君名謂其忠厚似我他日子孫疑必有昌  
大者而至今不驗則又不孝等不能奮志之咎也王母素  
清健晚年忽得風疾初起勢奇險藥不能入羣醫束手府  
君惶急徹夜跪禱中庭求以身代翼辰竟不藥而愈王母

言昏瞽中一無所知惟似聞府君呼籲之聲知爲已請命也者王父夙知醫亦以爲非誠孝之感則脈象固已不可救矣先後居王父母喪尤無遺憾自乙卯中冬廬墓庚申四月始歸草屋一椽麻衣墨經依戀於馬鬣間事死如生悲哭之聲感動行路過者咸指廬呼曰孝子孝子雖偷兒亦相戒不敢犯里人至今能言之友于之篤始終無間三叔衍先公蚤亡府君雖至晚年語及猶爲感愴於所作文賦佳句終身能背誦之四叔雨田公頗木疆五叔祝三公則喜恢廓府君愛而兼教於其言行得失無纖毫異視心



善則風厲使底於成非則禁遏以期其改糾繩匡正之切  
雖或至齟齬必拳拳曲致其意而後卽安蓋以直臣諍友  
之心行其友愛誠有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庚申析產非府  
君意家人出先王父母服飾器用於庭對之泣然流涕曰  
吾忍於此較厚薄耶俟諸父畢取乃收其窳敝者藏之而  
於應償逋欠之籍則舉授不孝等曰此不可以累諸父亦  
不可以負人吾父子徐圖之可也又曰產雖分骨肉不能  
分也異時或有枯菀仍當視如一家祖宗鑒臨此語不可  
負故其後視諸父仍無彼此之分飢寒飽煖一皆共之視

猶子如已子訓誨督責與教不孝等無異而諸弟性質魯下嬭氏又皆一主於愛卒無所成此府君所以常慨然太息而謂家運之否若有以致之矣吾家自明初由楚入蜀傳聞舊譜於石鵞舖被焚以是世次渺無可考始遷之祖既不可知歷幾傳而始至尙倫公亦無確據惟三明祖與兩兄避亂桐梓康熙初獨返合江支裔之繁及府君之身又閱八世内外食指以數千計而未有譜牒府君始創爲系表以世遞衍支分派別博考而詳誌之名曰李氏家乘收族譜稿經數易賅備無遺復隨時添註至今始有據依

而於睦族之誼最爲肫摯鄉俗歲朝上冢寒食合祭於墓  
次親疏少長咸在府君必舉尊祖敬宗之義爲之陳說喜  
相慶憂相弔往還浹洽不以貧富爲親疏而尊卑長幼之  
分秩然藹然無在不竭情盡禮故合族之推重府君亦無  
異辭交必擇人所與投分皆澹泊寡營篤志闇修之士孝  
友如馮芭孫清約如陳虞山謝牧堂許地山趙龍山諸先  
生早歲卽與府君過從白首如新久而益敬遇朋友有緩  
急必竭力應之尤好行利濟事里中某某以窮不能自存  
欲鬻婦以償負府君亟爲之謀吾母欣然出釵釧以助俾



其夫婦不離散者事凡兩見今其人固皆在也  
縣於朔望會同教官督率紳耆宣講某某以讓不讓自守  
聖諭以廣教化道光中吾瀘直牧恒裕公奉行甚力且推  
廣其法凡屬縣鄉鎮諭令矜耆一體仿辦期於家喻戶曉  
巡察所至獎勸甚殷一時宣講之風盛行於瀘合境內垂  
數十年不衰州邑人士至有相約爲會者集貲買田以充  
經費府君以爲其事不悖於古卽前王懸書讀灋遺意後  
世如藍田呂氏鄉約尤爲近之故中年卽篤意信從如  
憲廟所頒廣訓十六條讀之爛熟時於里社中焚香炳燭

整肅衣冠爲鄉人誦述其文敷陳其義援引古今事實以証之參舉刑律條例以警之間及因果諸書以鼓舞其觀聽從事於是者厯有年蓋有會必預有請必至風雨寒暑未嘗憚於行人或怪其樂此不疲徒勞精力府君則謂幸生太平之世伏處鄉閭而以讀書識字之身竭口舌所能勸人爲善用贊

聖朝化民成俗之意於萬一是卽草莽之臣之所以報也雖薰德善良不恃言說而爲下愚計有所聞而知警有所戒而知懲興感防維未必無補古人所謂一介之士與有

責焉者正此類耳此府君之心也當是時爲神道設教之說者遠近皆有而扶箕降像之事興大學孝經與佛經道書攙雜諷誦以爲可資冥福消災沴其人則自鄉宦矜耆以至農夫田叟估客百執事之徒皆皈依信受謂之儒教而僧道時亦雜處其中鐘磬鐃鉢青詞綠章有類於緇流羽士之所爲而人不以爲怪適髮捻方熾大江南北齊豫等省荼毒殆徧遠而燕晉閩粵俱罹其災陝甘雲南則回匪並起黔中苗匪亦久不靖吾蜀初爲滇匪所擾繼則石達開大股竄入屠僇之慘聞者心悸箕壇以爲刼運使然



謂經懺可以禳之所言禍福時亦偶中憂時之士遂俛首  
下心欲聽命於鬼神以紓生民之禍而喪父母親屬者哀  
逝追遠之情無以自慰則竊意超度解脫等語或有可憑  
欲借以達其仁孝之思於渺冥不可知之地是以其教遂  
獲大行雖墨士文人發言持論未嘗不深咎其悠謬矯誣  
或著爲文辭以闢之而彼其身言行類不相副甚或悖戾  
倫常爲傭販所不齒欲恃空言以勝之反至資口實而益  
之燄此吾鄉三十餘年以來風會之大較也府君則謂理  
必準乎聖賢教必宗乎孔孟此不易之道也至鄉曲風尚

必視乎利害得失之大小輕重以爲差別而利導之然後  
人人可與爲善不至有所大惑而入於他歧致召生民未  
有之禍釋老之不軌於正前人已備言之而歷數千年不  
廢者帝王卿相豪傑深識之士蓋有操縱駕馭存乎其中  
順而施之曲而致之用以收其效於形迹之外有非淺闇  
偏執之儔所能窺測者也天堂地獄見之者不必有其人  
而愚夫愚婦信之旣堅慕之畏之亦最切經懺宗旨悉在  
乎是上焉者口誦而心維次焉者耳聞而氣懾以遏制其  
敢於爲惡之念有較詩書禮樂之教爲倍神者淺者見淺

其知識固先限之矣且卽吾里言之其功效尤不可沒十數年以來異教旣入內地以利爲啗以勢爲招遠近波靡獨有經壇及宣講之處無一人從之誠先入者爲之主而外人不得而移之耳至日用行習自有經常亦曰務民之義而已府君居平所以開示不孝等者如此故未嘗侈口詆闢或從而執其事有故亦延之於家時復手錄其警世之言以訓子弟至其迹涉荒誕及有意鋪張者則皆先幾引去不爲所浼蓋一主於勸善懲惡以期里俗之不至澆漓而其他固無容心焉故鄉黨亦目府君爲真善士平日



徒步所至傭奴牧豎望見則起立肅然無慢容感人之深實有不期然而然者府君之教不孝等也約束甚嚴訓誨甚周而一出以和易初識字卽手錄朱子小學自爲課讀講解無慮數百過童時一言一動必舉是書以繩之合則獎勗有加背之則戒飭不稍貸謂此六卷爲童子立命之書非是則腳跟不穩爲人爲學無從進步又曰幼儀內則文公所撮舉者皆足爲養正之基而嘉言懿行又足駭前人希賢希聖希天之學後人乃以駁雜議之微特好高之過其人固非純正之士也後生不爲所惑斯善矣家法內

外灑掃皆子弟之職蚤起誦讀畢必躬執其役不假手傭  
雇不孝等八九歲時卽皆嫻之府君以爲是亦習勞之漸  
且祖宗良規也其時家計尙裕慮不孝等溺於宴安讀書  
之外必責以勤苦犁鋤擔負皆使習之嘗曰讀書者心志  
之功執役者筋骨之力苟不苦不勞吾懼汝曹成廢人矣

超瓊

嘗從次兄肩石炭於立石子河干遇徐敬安姻丈丈  
後爲府君言三郎已能文應試猶負重十數里外不之惜  
乎府君笑曰此朱翁子輩所由發名也君當爲我賀何惜  
爲洎家政中落衣食維艱府君則又曰此餓其體膚之時

也能動心忍性以求增益卽可以任事卽所以承天特不  
可先自拂亂耳又曰窮餓中默誦孟子畎畝章則憂患如  
冰消火滅此耐苦妙藥也汝曹曷終身誌之先是

超元於

州縣童軍文武兩試并應彎弓盤馬與赳赳之儔相角逐  
府君以謂射爲六藝之一科目旣以取士卽由是進身亦  
可備干城之用不之止矣及庚申歲里中練團延梁姓教  
坐作進退擊刺之法府君亦使不孝等肄之曰古人於平  
時尙習之况亂世乎而於不孝等交游則諄諄然示以擇  
友之方見所與往還者必詢其行止性情學問凡薄於骨



肉者必命遠之曰此其人既昧倫理必有戾氣近之非惟  
無益且懼有害也不孝等出而應試恆戒以不可存僥倖  
心亦不當以得失介懷各盡其心力所能以聽有司之去  
取珥櫟譏訕皆涉浮薄不求爲可知自課亦終身珥櫟  
而已府君於學既深詩文皆守先輩繩尺持論甚嚴不孝  
等雖出就外傳所作文字歸必呈候誨正彈疵摘瑕示以  
渠獲故得力於庭訓者尤多咸豐初納谿王先生清源設  
帳於白雲寺府君初不之識偶過其門入見案頭評改課  
藝曰此良師也遂命不孝等往從受業先生亦引府君爲

道義交裁成不孝兄弟者最切

超瓊超瑜

侍函丈時束脩

膏火俱無所出先生相待之優異於羣弟子嘗曰此吾知

已之子也丁卯秋不孝等省試歸府君病中閱所呈闡作

謂

超瓊

文必膺薦然恐俛得復失耳嗣知卷出石芝生先

生會昌房頗邀特賞以同房中額過多僅列堂備區區一

舉而不能使府君及見之是誠不孝等不能力學之罪然

府君則固不以科名富貴爲責望居平所述古訓以教者

不可更僕盡而津津焉丁甯反覆之言則固可一一數矣

蓋慮不孝等之無志也則舉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二語以勗之慮其多欲而躁也則舉諸葛淡泊明志甯靜致遠以爲之鵠而以王沂公平生志不在溫飽一言以祛一切勢利之見又懼其爲文章所汨沒也則舉裴行儉所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者以惕之惟勉其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焉讀書之法取安定胡先生所定經義治事諸方分類以立課程期於可資實用教以習勞也則曰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古之婦人猶知之而況士乎且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其理然矣鄰有園牆者終致破家



時舉爲炯戒復慨然曰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蘇瓊之言不可不念也吾家始裕而終窮府君則曰易曰不節若則嗟若其亦有自取之道乎又曰由亨而困安知不由困而亨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他日幸無忘張文節之教斯善矣又嘗以平陂往復天道之常家運亦何莫不爾困窮寒餓以磨鍊子弟較綺紈粱肉爲可貴亦祖宗玉成之德此其意疏廣常發之所謂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也凡此諸語或曰一聞之或月數聞之其他隨事稱引前言往行以爲戒勉者不可殫述要不外

乎忠恕者近是而朱子名臣言行錄及栢廬治家格言府君尤熟之並女誠列女傳等書時爲諸女諸婦解授蓋實有不厭不倦者嗚呼言猶在耳豈意天降之割欲再聞府君之耳提面命而竟不可復得耶痛哉痛哉府君之祭先也必誠必敬雖不能豐必潔於王父母生日忌辰則未嘗不涕泣哀慕始終如一自始祖以下凡生忌可知者皆揭之於壁屆日必設祭且期世世勿忘歲首二日率子姪上冢徒步數十里凡祖塋所在必詣焉雨雪泥濘未嘗或阻寒食亦如之途中則追述祖宗言行以爲訓子孫勝衣以

上卽挈之往蓋以王父終身無一歲不然雖病亦力疾以行未嘗以他故改也府君讀書以躬行爲重每行一事出一言旣過嘗爲子弟及朋輩道之曰此似於聖賢某語尙合此似於聖賢某語有悖其密而課諸心者亦如此故自少至老皆有日記而顏其冊曰課心凡所言行必注之教不肖等曰此袁了凡自課法也不可見人者則不敢言不敢行亦寡過之一道乎其於家人生產瑣屑細務常不之問而珍惜字紙米穀則不憚煩碎且時以惜福爲言閒居善養天和無事則靜坐小齋攤籤微吟樂與古人相對讀



書之暇陶然舉觴薄醉而止引枕一睡復信步徐行居宅  
左右修竹濃深松柏茂密其東大石坡陀寬廣十數畝有  
石船故蹟流水環之日必眺覽其間不孝等相從則教以  
體認鳶飛魚躍氣象又恒引顏蠋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  
車無罪以當貴數語藉以自怡顏書室曰二分水竹之居  
有逸居八詠如松巒朝霽石船春水之類卽眼前景以名  
之亦可見府君翛然清曠之致矣服用儉樸一羊裘三十  
年不易雖境之窘絀致然而府君貧而能樂實有仲氏緼  
袍不恥之風晚年觀書喜分類鈔輯有古今集鑑一卷家

乘族譜一卷及詩文詞賦均藏於家府君生於嘉慶十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丑時卒於同治六年丁卯十一月十五日卯時享年六十歲越四年庚午

超瓊

勾新津檢

討童慈菴先生械爲府君作李處士傳邑侯武進瞿公樹蔭爲刊入合江縣志童先生

超瓊

師事者也大意謂府君

曾應試非處士也以無愧處士因以處士目之云又九年

爲光緒己卯

超瓊

以同知銜分省試用知縣加二級

誥贈府君奉政大夫又十年己丑

超瓊

在溧陽縣知縣任

內恭逢

覃恩誥贈府君奉政大夫江蘇溧陽縣知縣又四年癸巳

超瓊

以元和縣知縣在任候補直隸州加三級復遇

覃恩晉贈府君中議大夫三次恭遇

覃恩王父卿伯府君亦

贈奉政大夫

誥贈中議大夫王母陳氏

贈宜人淑人癸巳歲並

贈曾王父大元府君爲中議大夫曾王母王氏

贈淑人府君初配妣氏胡爲其鐸公女初



贈宜人繼

贈淑人歸府君九年而卒生女一適趙文淵繼配吾母

誥封淑人黃淑人爲從九品揆文公次女也生子四長不

孝

超元

譜名朝東廩貢生乙亥

制科薦舉孝廉方正國

子監典簿銜候選教諭娶董氏恩貢生注選州判開瑞公

次女次朝寅出嗣三不孝

超瓊

譜名朝昱廩生癸酉科優

貢己卯科順天舉人花翎同知銜江蘇溧陽縣知縣調補

元和縣知縣知府用在任候補直隸州調署陽湖縣知縣

乙酉科江南鄉試同考官壬辰大計卓異娶王氏桂公次

女妾陳氏吳氏四不孝

超瑜

譜名朝昇廩貢生翰林院待

詔銜綏定府東鄉縣教諭娶胡氏仕名公女繼娶趙氏朝

清公女女子五人長適馮良植次適徐復元次適張邦

道次適徐驥元候選縣丞次適何宗泮從九銜孫十一人

廷策翰林院待詔銜國子監生娶宋氏庠生念劬女廷式

監生娶羅氏女廷猷監生娶徐氏開元女廷敬

超元

出廷毅國子監典簿銜監生娶蒲氏肇綱女廷昂監生娶

高氏樂山拔貢湖南興甯縣知縣聯璧女廷侃

超瓊

出廷

穀監生娶甘氏澤廣女廷獻廷哲廷鑫

超瑜

出孫女五

超

元出者適納谿庠生蔣愈賡

超瓊

出者三

超瑜

出者一曾

孫洪頰洪顥洪頊廷策出洪頤洪頡廷式出洪頤廷猷出

曾孫女白光緒甲午數之亦有五人然自式以下皆我府

君棄養以後始生而不孝

超瑜

之游庠與

超瓊

之貢優行

捷京兆先後入仕途也亦皆在服闋之餘且遲遲不及使

我府君一見然何一非我府君遺澤之長始及此也嗚呼

痛哉痛哉歲甲午十一月既望復值府君忌辰

超瓊

於陽

湖署內爲位而哭痛念歐陽公所云祭而豐不如養之薄

也一言五內摧裂不能自己既奠既醑追憶府君生平言



行歷歷若前日事而時越廿載漸多遺忘大懼廢府君之行不著罪戾實不可追亟檢居喪時所誌及所能記憶者復援筆臚叙大畧如左以期子子孫孫毋忘先澤之所自故不敢以不文而終輟焉言雖逾萬僅存梗概於百一實無一言一事敢涉虛誣以自欺而欺我先人也當世大人君子幸垂采覽錫之傳誌世世子孫感且不朽矣

合江東鄉中匯支篆洞園李氏族譜卷七

家傳下

第十一世孫超瓊謹撰

族祖敬修先生傳

先生諱仕鈞字南村一字敬修於先王父爲三從兄弟而伯高祖映魁公諱文斌之孫也映魁公之後爲長房子姓繁盛甲於吾族先生之父諱杞兄弟七人杞公生先生兄弟又八人仍世殷實先生性澹定不慕外榮而取予必嚴一介不苟幼讀書不喜爲帖括之學惟肆力於經史研析義理考究得失凡聖賢授受及歷代盛衰治亂之所以然

皆洞悉其原委博學詳說出口數千言纒纒可聽嘗一再  
試童子軍適盛暑提學按臨時疫癘滋熾先生方坐風檐  
濡筆爲文字見扶病出者踵接路門至不可肩慨然曰吾  
身父母之身也顧覬區區一矜擲性命頃刻乎遂納卷而  
出自是不復就試家居益剗志劬學攤籤坐對樂以忘年  
配氏陳爲竹溪梅溪兩先生女弟兩先生於吾邑文望最  
隆著述頗富先生以至戚往還所得於切劘濡染者爲多  
中年營新宅卜築鹿角溪之上地踞高敞俯瞰江流少岷  
北寨諸山遠近拱抱環所居種竹數萬竿松柏杉桂之屬



以千計既成取邵子安樂窩之名名之曰吾慕其人不可  
不居其居矣其讀皇極經世等書獨有心得因是通術數  
並熟青鳥家言占驗推測率奇中然不輕試也咸豐初髮  
逆出粵西下湘楚踞金陵鄂省數被蹂躪蜀江一水可通  
頗震動人人以爲可虞先生曰無憂矣賊雖劇道遠何遽  
及我至丙辰丁巳間則時有憂色潛約兄弟子姪及同志  
數人買地於榕山鼓樓諸峯築堵儲糧爲避地計人莫測  
其所爲迨己未秋滇匪突起叙州鄉里大震先生已從容  
挈家入萬仞巔雞犬無驚翛然於青山白雲間者累歲亂

既定始復返故居人咸以先見服之初先生同祖兄仕寓公蚤世子光籍又亡惟光德字宣三者在孤弱不能治事而家計頗饒先生代爲筦理積十數年絲毫無所染經營纖密勝於自謀比宣三長成出簿籍銀穀歸之產增於舊者且數倍而口不言勞人間之曰吾義應爾也何力之有先生十一歲喪母事繼母徐孺人甚得懽心孺人亦愛之如已出晚歲猶親視寢膳有融融洩洩之樂同父兄弟八人旣老猶存其五雖析居皆環柏樹宅里許日必互相過從素髮皓眉雁行往復怡怡如也其他耆於已爲儉厚於

人爲義者軼事多可稱不盡述述其著者先生蓋淡泊寡營而爲孝友敦信義之士不僅可爲吾族法矣以光緒甲申八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九生子二爲光烈光特兩叔孫四人朝尊朝矩朝安朝政朝政弟今已游庠亦先生所教也

族孫超瓊

曰虛靜者必明篤實者無僞仕宦能矯飾之

鄉曲不可掩也先生長於先府君者二歲生平相得甚驩往還頗密超瓊自兒時已熟窺之比長讀范史所傳篤行高志諸賢彷彿見先生言語行事焉此豈今之人哉歲甲申超瓊歸省清明上冢從先生徒行中途詢三吳農田舉



古賢治水事迹瞭然如指掌超瓊睥睨不能盡對泊再出  
未數月而先生歿矣韜伏明姿甘是堙暖先生不自惜然  
豈獨當爲吾宗惜哉訓曰燕燕之北是難於史也則難於  
陳述不可謂出此主其然矣故其言二則坐乎階下其觀  
也難也曰溫情善必國篤實者無難於其言而難於其  
國人臨其時則其安則其樂矣今日韜率亦其坐視其  
申凡民卒休其苦也其言此主其然矣故其言二則坐乎  
營而食其水其樂其善也其言此主其然矣故其言二則  
人爲難者其言此主其然矣故其言此主其然矣故其言

嘗不族祖仕顯仕和二公合傳公之卒以爲此其故也  
人道之大首孝弟而弟若尤難者非甚愚悍未有敢懟父  
母者也至如兄弟也者妻子之構財產之爭纖微間之漸  
若仇怨比比然矣求敬愛不渝至生死不易其志雖簪纓  
詩禮世家猶難之况吾族乎然祖宗以來以友于爲訓以  
閭牆翩反爲切戒前之人皆祇奉雖謹焉用能秩秩怡怡  
以保家永世歷久弗替有由來也以超瓊所聞見如仕顯  
仕和兩公其事兄所謂有真性情者哉是不可以不傳  
仕顯公字輔堂諱文輝之孫諱榜之次子也文輝祖之後

爲四房榜公生子三人長者曰仕佑公之兄也幼相友愛  
形影不離仕佑甫成人未娶而歿公慟悼同氣悲傷之切  
有異恒情持服期年旣除猶時若有餘痛者在然公賦性  
伉爽後入貲得州同銜以材幹見推一鄉里中大小事悉  
倚辦凡所指揮人皆唯唯聽命否則盛氣凌人惟語及亡  
兄必泣然出涕鄰人兄弟有異言公衆坐呵之曰我求有  
兄而不得若乃敢慢兄乎間與人話家常瑣屑忽憮然曰  
汝則有兄而我乃獨無矣至淒咽者久之蓋自壯至老未  
嘗不然而人以其愛兄爲最篤云公之卒以道光庚戌超瓊



生始四歲事皆未及見而聞諸先府君者也所及見者有仕和公

仕和公諱文斌之孫諱橋之子而仕顯公之同曾祖兄弟也其於先王父也亦然文斌祖之後爲長房再傳至所謂仕字派者合四房昆季數之至五十有八人以公之兄仕蔚爲最長而先王父次之公少仕蔚公二十歲事兄唯謹祇承若嚴父終身未嘗少有違迕仕蔚公亦親愛甚摯其後公析居磨刀灘去篆洞園故宅里許日必再詣兄所親問安否以爲常數年中無一日之或間仕蔚公病公侍奉

醫藥衣不解帶者累月而有憂色而無倦容及歿持服既  
逾期猶不忍釋人問之曰吾喪兄而服此以志哀也吾哀  
未忘何除之爲又再逾年乃免焉或以過乎禮責之不恤  
也旣而歲時至兄墓必爲隕涕超瓊兒時從先王父上冢  
猶及見之先府君常言喪兄而能哀慕若三盤山磨刀灘  
兩二公實所罕見蓋方言呼祖曰公兩公行皆第三三盤  
山者仕顯公所居也

坐飲國恩事書宋文以河間請次叙序書此題又見書

族叔字軒先生傳

宋蘇洵氏有言遠方之民雖使盜蹠爲之郡守檇机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嗚呼其有激而言之耶抑實有所見而始爲是言耶不然胡爲至今將及千年而所患固未嘗不同也老泉生長蜀中其言又爲南廣川峽發則其時蜀民之冤不易訴而吏之賢否之不易知亦已明矣以太平極盛之世而所見猶若此則夫軍興旁午品流糅雜之餘而欲民之免於吸膏吮髓以幸存其皮骨而蘇其喘



息焉又豈易得之事哉夫此吸膏吮髓之害亦遠方百千萬億人所同受者也受之而不能訴計惟盼盼然相與忍之至忍無可忍而一出於橫決則其禍遂至於不可問一二抗直負氣敢言有深憂之士於百千萬億人強忍未橫決之時出而代鳴不平嘵嘵焉刺刺焉若迫於不容已而實一無所利雖謗之詬之挫之折之顯辱而陰陷之曾不聞因以自餒幸而得伸其請俾百千萬億人之喘息略以蘇而皮骨僅有存焉亦遂退然伏匿若無所預是其事爲難能而其心爲甚苦矣人猶以自利疑之以好事咎之豈

知百千萬億之人隱受其惠而強忍未橫決之禍亦藉以少紓而不至遽有不可問之一日伊誰之力而顧忍疵之而擠之耶此吾族叔字軒先生之所以甘與傭保農圃爲伍種竹莠樹以終餘年而不復與聞世事也嗚呼其可哀已先生諱光澈字字軒一字自暄合江附貢生爲吾族長房祖映魁公之曾孫而向陽公之次子也向陽公初名仕超以字行入永甯籍游庠生平頗使酒任氣豪宕自雄而內行甚篤生子二人曰光常字培林者先生兄也先生幼聰警伉爽有父風讀書日數行並下十二歲學爲文下筆

卽數百言塾師大驚以爲是兒負異才非吾所能啟導也  
請向陽公求明師教之凡數易師而從江津龔芝田孝廉  
游去家二百里負笈於字水書院者累年孝廉素有重名  
又嘗從其兄贛榆任通治理熟悉民生利弊人世情僞所  
講皆有用之學先生得其傳而歸偶有論辯或援述古今  
事實掌故鄉曲之士至擣舌不能下驚爲異聞其他醫卜  
星數堪輿劍術先生又以無常師者博求而潛肄之及挾  
其所長出游州邑間人且以爲不見異人卽得異書者道  
光丙午仁和蔡麟洲學使按試瀘州榜旣出始得先生卷



驚曰此文不錄吾何以對多士適巨室子某以縣案前列  
取進招覆文理不符學使毅然黜之以先生補入弟子員  
籍命相從至重慶覆試甚獎異之咸豐辛亥先生闡作出  
人人以爲體大思精期必售先生笑曰吾以卜決之審矣  
文足論乎旣而卷爲劉公鍾璟所力薦竟俛得而復失自  
是不欲就試人或強之始行曰吾何能與定數爭也丁戊  
間知亂將起與從祖敬修公徧厯鼓樓諸山謀避地之所  
其後買山於黔之仁懷嶺名中貴者地在萬山中篁箐蔽  
天綠陰如海人跡罕至先生築室寄孥其間復手植杪杉

數萬株林密山深隱然有世外桃源之樂歲己未滇匪果  
出叙州漫及全蜀先生念桑梓宜有捍衛之方歸與同人  
籌辦團練於高洞九層崖鹿角溪各隘分路設防凡出丁  
籌費諸章程皆其手定繼而陳八仙者糾集潰勇竄至朱  
家沱團丁再戰扼之故里始免於害匪既遁在事諸人有  
爭功訐訟者賴先生兩解之乃釋然不復競自是復避跡  
山中雖髮逆石達開大股至亦雞犬無驚然當是時蜀中  
郡縣以兵差爲名苛派浮徵名目層出不窮民以重困合  
江地丁額徵銀五千八百有奇而外有樂輸津貼火耗及

常年捐輸若所謂普捐廣捐擴捐展捐之類歲必飭辦已  
視正供爲倍蓰民間知爲京協各饗所需無不勉力輸將  
踴躍恐後獨夫馬一項概由本地支銷謂供應差使之費  
正銀壹兩派錢自四千起或八九千或至十一二千甚或  
一年派至兩次零星小戶無得免者另設夫馬局於城外  
鄉民納賦必先完夫馬掣給墨票始能持以赴櫃完納正  
銀及各項捐輸遲則以抗糧罪之追呼甚迫其票應納若  
千并無數目但着墨圈其上胥吏上下其手侵蝕浮收弊  
竇百端莫能究詰局皆由官札委紳士數人筦之名之曰



局士狐假虎威睥睨一切其人又類屬貲郎市僧出入衙署與丁役相勾結招搖嚇詐之事亦時出乎其中大爲閭閻所側目先是咸豐四年攝令朱某者藉遵義亂假設防爲由按正糧每兩派銀二十兩惡役四出捉糧戶如捕盜勒捐限繳稍延則鞭朴羈押民不堪命上控者紛如朱終飽貪囊以去卒無恙自是歲沿爲例防費未已夫馬繼之人以有糧在冊爲苦怨咨載路敢怒而不敢言而江陵鄭某冒軍功得選合江甲子夏蒞任至丁卯十月以杖斃委員劉姓事發始去官數年間夫馬旣日增慘酷尤無人理

立斃杖下者至千餘人而站籠活門神卡房之死者又倍之一邑皆重足立先生先自黔山歸以寇亂旣平仍欲讀書自樂不預外事適德陽劉範九廣文錫疇來任訓導設絳帳授經黌士多從之游先生亦與焉而藏修游息之餘耳之所見目之所聞爲之悲憤太息寢饋不安迨劉委員之死又親睹之忿然曰此而可聽其所爲吾邑將無噍類矣因密致書劉兄進士卽用名祖培者其寃狀乃上聞鄭旣去先生與同人核所謂夫馬帳報銷皆不實官欺吞旣有跡局士中飽分肥亦班班可指遂由州而道而司至於

制府臚款訴之鄭急以重貲賄和先生預料其必出此初具訟牒有欲附名者先生笑謝之人問故曰此君見白鏹則目灼灼數動可爲所牽致敗乃公事乎及是諸人皆飽賄而歸先生獨縷陳一邑困苦及官紳腴削狀纏纏數千言委婉沈痛制軍盱眙吳勤惠公批有不意吾民罹此荼毒之語檄提省澈究鄭悚懼百計彌縫屬託承讞之員漸皆袒之然先生理直所控皆有實據不能代爲掩惟朋謀延宕以疲困之鄭仍託人關說先生始終峻拒讞局某令故厲威嚴欲以挫先生先生不爲動初詰所控欸目先生



縷述历年收數與浮噬冒銷各情皆直揭癥結令愕然驚異乃曰此亦何與汝事曰某一家歲完若干一族歲完若干合之盈千累萬豈得曰無與令又曰一縣不言而一人言之是私也曰苛徵捏蝕當問事之實不實豈論情之私不私且一人之言亦一縣之言也有某某公稟在豈得謂不言令曰公稟諸人何以不至曰制軍批併究而未兼提此豈能責我耶令徐曰汝究何爲曰浮冒例當追贓則民困可蘇侵欺律當治罪則貪邪可警某爲衆不爲己爲公不爲私者也令笑曰能乎汝殊不明白先生曰不貪賄不

徇私何爲不能某之不明白者正此不能之一語耳令作色曰汝以我爲貪賄徇私有據乎曰無所謂據特明明浮徵欺蝕公不之究而偏於抑制原告卽不貪賄而類於貪賄不徇私而類於徇私公自謂明白此理豈不知者何怒爲令赧然色沮不復言後遂不再臨問然卒遷延數載朦混詳復勤惠批定嗣後夫馬每兩不得逾若干遂飭結案先生見上下相蒙呼籲罔應亦遂不再力爭以既有限制亦未始非吾父老子弟之幸也及歸里官吏皆忌之欲肆羅織先生戲門種樹足跡不入城市若輩久伺無所得計

益毒嘗嗾邑侯慶寅夜遣悍卒數十密捕先生而先生適以賞菊先出未罹其害若有天幸因拏舟渡几江徧覽黔東諸山水以至中貴悠然吟眺者三閱月而慶已因案撤省先生歸笑曰若此舉殆促吾爲清游耳踰年慶復任旋丁外艱乃乘交代預徵次年夫馬爲後任竇公所揭被劾罷官時平遠丁文誠公督吾川調閱上控馬夫各卷毅然奏請永遠裁革蜀民至此始不啻獲更生焉而先生初所陳利弊疾苦最詳其詞尤足以動文誠識者以爲數年之後其效始見云先生晚年喜蒔花木所居篆洞園西偏上



下數里徧植松竹梅杏樟楠橙橘香櫟龍眼之屬數年後  
漸次成林蔥蘢扶疏果實纍纍暇則督子弟耘灌之自攜  
香茗淡巴菰行坐其下意甚得也其生平篤孝友重嫺睦  
戚族咸敬之與人交不苟然諾亦無城府所至坐客常滿  
朋游最盛於故人子弟及族中後生皆以肺腑視之勸勉  
學問勗厲倫常下至田事農功人情世故言皆懇款周摯  
犁然有當於其心人以此尤樂親之以光緒壬午五月微  
疾而逝年六十有一卒之日親族鄰友至於行路無不嗟  
悼雖常有隙者亦惜之以其有力於桑梓爲不可沒也子

五人朝淵朝清已歿朝浚朝洽朝焜俱從九銜孫男今已  
十二人曾孫二人先生之歿也族祖敬修公曰字軒才可  
用世而中年心力耗於爲人晚歲鬱鬱索居雖託興清閑  
神明弗暢致未永其壽良可惜也人以爲知言

族子超瓊

曰先生常言士以襟期遠大爲尙其自待可知矣而學豐  
遇嗇摧抑終身誠所謂數定者耶丁卯冬先府君棄養不  
肖方居廬其明年先生强挈之入成都是爲生平遊學之  
始其他俛助扶植之力爲尤多蓋於諸父中獨有知己之  
感焉己巳除夕侍先生於省垣旅次客居不樂屠麻寡歡

因從容以訟累爲言先生曰吾豈不知哉廢時耗財取辱  
種怨知者不以爲德不知者且以爲罪吾豈樂此者耶顧  
業至此苟一邑之害可紓一身復奚惜事定歸當著爲家  
訓垂之子孫世世勿預訟以吾爲殷鑒可也嗚呼先生之  
言若此其可已而不已者誠非其志矣而後日民困之紓  
亦未始不由之特知者鮮耳余爲詳著於篇微特存先生  
示戒之意亦冀後世治蜀者覽之不爲檮杌饕餮以重困  
吾父老子弟也幸哉

王人陳鵬陳青曰題陳鵬陳青曰題陳鵬陳青曰



族叔光曜公傳

嗚呼世俗喜言天道所謂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者人人知之然猶可曰非經傳之言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不卽此意耶易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考之往籍驗之見聞固明明其不爽矣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豈不誠然乎哉余出鄉閭游益部西南久繼而下荆楚浮江涉海客京師走遼左終宦吳會所至熟察民風土俗交天下賢豪長者耳之所經目之所見身之所試與手之所判決者未嘗不夥其善則足致福不善則罹

於咎又未嘗不與聖賢之論相符而一介之身自幼至老  
不知機械詐僞爲何物一行一事惟恐其本心之或昧者  
亦可謂能自好矣乃畢其生無順境摧折困抑皆極其至  
豈所謂天道宜然耶至狷介而蒙惡名治身治家其閑斬  
斬而謗讟轉集焉豈果人事之未盡哉抑天之所以嘗之  
也天誠漠然不與人道相通如草木禽獸等聽其自生自  
滅無所關與則所謂陰隲下民者然乎不然乎勸善懲惡  
之理又將於何寄也觀於吾族叔光曜之行之遇有不能  
不疑彼蒼之懵懵者也叔爲二房祖諱文璧字蜀泉公嫡

曾孫諱檣公之冢孫而仕維公之冢子也先王父卿伯府君生十有三歲而孤蜀泉公愛護甚周於吾家有德檣公晚年家政中落故先王父待仕維公兄弟甚厚仕維公生二子光曜叔爲長其次曰光旭以衣食之歉也無所成業皆傭力爲生仕維公旣卒先王父並養之且爲嫁其女弟於蔡適吾姑之夫龔公朝僖歿姑以中年孀守先王父惟一女鍾愛甚至念其家素豐而外孫皆幼無與爲經紀也因命叔往助之吾姑亦以族弟之親甚相倚任叔於是勞心焦思以爲謀戰手塚足以爲力內外之役鉅細之任無



不引爲已責措理悉當而口不言勞時姑夫之嫡庶兩母氏尙存性卞急且多疑閱數月亦深信叔之忠勤不欺而謂一人可兼數人之力也遂舉家聽之將三十年凡叔之所措畫田園無不治財利無不贏歛租察佃無或售其欺讌賓款客無不善其禮龔氏之周親疏戚人人以爲其家有得人之慶焉旣數年龔氏欲厚以工貲叔曰無庸也僱有常直我獨優後將以爲例非可久之道也其不苟得又如此光旭旣壯行頗浮爲人所愚假貲販篋再浮舟下荆楚貲旣盡喪無以償逋叔罄十數年汗血之積以濟其急

人或阻之叔曰弟雖不才我兄也何能坐視旣而光旭無  
生事叔雖鬻衣以參之不見愠於色卒爲謀食力所乃已  
叔在龔氏旣久及吾姑亡其兩姑氏亦亡賢而明之表兄  
名永芳者又先亡其存者好逸喜諛卒以破家叔先事苦  
諫不能得漸爲所厭勢不可再留而工貲之未得者頗鉅  
有欲助其力索者則勸曰吾目見其家之不保方隱痛於  
心而忍校工貲乎吾心血且徒耗而何論力所應得也吾  
負吾姊吾愧吾伯父矣聞者莫不悲之晚年無所歸吾兄  
箸臣亟迎而膳之叔猶樂勤苦屏當凌雜不厭不倦然時

有戚容蓋以嗣續爲睠睠也超瓊以金五十資之乃撫同  
祖弟光映第三子朝德爲嗣朝德時已娶妻生子也歲戊  
子約始定挈以同居于吾家之學堂坪乃己丑正月朝德  
一病不起妻氏羅數日又殂僅存孤孫廷元叔慟子與婦  
之相接以死而恨命之薄也悲憤抑鬱不能自解三月亦  
遂奄逝悲夫悲夫以叔之生平而言雖目不知書自食其  
力而心術皎然行事可對天日雖古之忠臣義士充其志  
足優爲之卽友于之篤臨財之不苟以視世之競利而忘  
其親與義者相去何限而終身窮困且摧折其無後爲大



之心而速之死焉謂天無知而不必其無知也如叔者其  
謂何耶此余所以悲悼太息而亟爲之傳也

李氏節婦合傳

國家褒崇節孝所以修陰教而厚民風也伏讀禮部則例  
凡守節之婦不論妻妾自三十歲以前守節至五十歲或  
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節已及十五年者俱准旌表人  
旌表典至隆恩至渥也同治中復有守節六年身故者卽  
准請旌表前經該處多人具稟請旌表而亦未蒙  
旌之例良以飲冰茹蘖矢志不渝實中饋之完人而爲綱  
常之賴以維繫標諸綽楔報以馨香彰淑嫻而闡幽光於  
是爲極懿鑠哉誠巾幗之儀型已吾宗婦女夫故守志代

不乏人而年例克符業經舉報者亦未易多有卽已報而幸邀

曠典得以列祠祀鑄總坊異時邑志載之庶乎可不朽矣然其冰節霜操族之人乃或絕不及知或知之而亦未能盡又安知無年例已符而力不能報族人亦遂未嘗過問致終以湮沒不彰者乎先曾王父之歿也曾王母王淑人年介三十奉姑教子垂三十年備嘗况瘁王父卿伯府君屢圖稟報以有所格終未得申至先贈公值江津龍門灘修建橋坊首事採訪貞孝節烈稟請大府彙詳請



旌題名於上吾家始繕具事實得附驥尾而彰焉甚矣膺  
彤管之榮固若斯之難矣然則以吾族子姓之衆厯世二  
百數十年而守節之婦得舉報者僅寥寥焉不及十人豈  
果無湮沒不彰者哉而此已報者之事實行誼又多不及  
知閼之死靡他之苦心使吾族諸女諸婦無所觀法此

超

瓊所大懼也慈謹以聞見可及者詳著於篇其守節年歲  
及具報月日事實冊結案具官中故不錄  
仕鴻妻胡氏四房祖文輝公之孫婦而林公之第四子婦  
也仕鴻公居朱洞子與孺人俱以嘉慶癸亥同歲生道光

乙酉夫婦皆年二十三歲而仕鴻公歿所生子光山甫三  
齡孺人伶仃孤苦撫之成立守節四十年以同治乙丑閏  
五月壽六十有三而終而是月

超瓊

實始游庠既歸先贈

公命往弔焉入其門寂然無人聲登其庭見几席之潔器  
物位置之得所洎光山叔及朝香兄弟出又見其悲思哀  
慕不忘其親之容始穆然想見孺人之慈愛能教孝而治  
家有法也蓋孺人生時

超瓊

固未嘗一見者也嗚呼亦賢

矣哉

仕武妻魏氏亦文輝公之孫婦而楹公之冢婦也魏爲瀘

州鳳儀鄉望族地名魏岩所居曰石垣子孺人年十七歸  
仕武公再逾年己卯生長子光榮又二年辛巳生次子光  
茂其明年壬午仕武公遂以病歿孺人悲痛成疾幾至不  
起其時年始二十有二矢志不改適居處出入以禮自閑  
教子成立後光茂更名曰彰林以善弓馬爲邑武庠生結  
納多一時豪雋之士遠近識與不識皆知三盤山有李竹  
之其人者竹之光茂字三盤山則仕武公故居也則孺人  
之能教子可知矣孺人守節垂六十年至光緒中始逝世  
雖竹之與兄皆前卒而孫曾蕃衍則皆及見之又身躋上



壽亦可謂無憾云卒而無憾者蓋其子孫之貴與壽也  
仕賢妻陳氏亦文輝祖之孫而諱格字升元公之次子婦  
也陳之族世居邑之北鄉石橋支地名獨木橋孺人之父  
曰維聰兄弟子姪皆有聲庠序世多聞人今湖北知縣王  
午舉人國寶則其諸孫也孺人幼嫻禮教克備四德以道  
光辛卯歸仕賢公癸巳生一子數月而夭其冬仕賢公病  
且劇孺人侍湯藥寢食俱廢者逾旬而勢益重知不可起  
時近歲除念舅姑在堂以元旦哭泣爲忌因夜深跪禱中  
庭願減已壽以益夫算剖股肉和藥以進之至卒不能救

復籲於神冀延數日以無貽二老歲朝之憂而仕賢公果於甲午正月三日逝世孺人一慟之餘再絕再蘇時年二十有七矢志守節出誓言謂必不貽夫族之辱而負母族之教也自是屏謝鉛華言動出入唯謹事舅姑以孝聞升元公及妣吳孺人亦愛而憐之時陳公維聰尙存嘗偶病甚危孺人歸甯侍疾復割股以療之遂以得起故兩族咸稱其孝焉旣孀居九年夫弟仕華公生第三子光永升元公命以爲仕賢公嗣孺人撫育教誨不遺餘力遂克有成同治戊辰秋孺人壽六十時守節已三十四年稱觴之日

適請

旌之命下兩族長幼咸集登堂介祝羣嘖嘖於孺人所謂  
不貽之辱者歷今三十餘年信乎其無愧矣又二十六年  
爲光緒甲午孺人年八十有六始以微疾而逝既躋上壽  
子孫繩繩而家之殷實亦如初人咸以爲節孝之報固未  
艾焉

仕華妻吳氏卽陳孺人夫弟之婦也升元公生子三人長  
爲仕孔公次則仕賢公又次仕華公當仕賢公之歿也仕  
華公年甫十三升元公故爲之早娶冀得孫以爲次子嗣



而慰陳孺人心也而吳孺人來歸焉及仕華公年十八而  
長子光久生年二十而次子光遠生年二十二而三子光  
承又生遂以爲仕賢公後乃逾年癸卯仕華公竟一病不  
復起孺人時年二十有四悲痛之極幾不欲生誓與陳孺  
人爲同志事親撫孤盡孝盡慈每當定省時與陳孺人偕  
行進退一堂之上寡鵠孤雛紛然成行列升元公夫婦竊  
心傷之然見兩孺人與仕孔公繼配先孺人皆同心一志  
先意承歡治家亦井井有條內外斬斬孫曾繼起門庭肅  
然則又時爲色喜以故白首齊眉壽逾古稀而康彊逢吉

則皆孺人與兩嫂善事舅姑之所致也故一時同族有四  
角田多賢婦之稱蓋指升元公居宅言也孺人守節四十  
二年至六十有六而終其母族世居石橋支吳家灣亦世  
有名德者

超瓊

又憶兒時每至四角田兩孺人出見必同

立門內問訊畢亦同入歸而白諸先贈公曰傳言公父文  
伯之母爲季康子之從祖叔母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  
皆不踰閼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若兒於四角田  
所見其亦類此乎先贈公曰然

光祥妻吳氏

超瓊

叔母也叔父贈奉政公字衍先年十九

遂蚤世時宜人來歸始逾年而寡欲以身殉者累矣吾王  
母陳淑人再四慰諭之乃止是爲道光九年己丑之歲宜  
人時年二十有一由是居處一樓自定省舅姑外足跡不  
出庭戶垂數十年王父母極稱其孝而憐其遇也嘗戒家  
人必敬事之無敢忽宜人平居蚤起必諷誦佛經若皈依  
淨業者而終身未嘗一入僧尼之寺奉觀音畫像於宅之  
東廂頂禮最虔明燈炷香如對嚴師保實則日必以冰霜  
鐵石之志誓諸佛龕前其語喃喃不可盡辨而  
超瓊自兒  
時習聞之始微識之終其身無一日之或間蓋與尋常婦



人女子之佞佛固迥乎不侔矣先中議公與奉政公友于最篤奉政公亡哭之至成痼疾女兄靜誠生卽承王母陳淑人意俾歸宜人膝下爲慰情聊勝之計洎吾母乙巳生次兄朝寅卽以爲奉政公嗣而宜人乃大安以爲未亡人之所以不卽死者固冀此也既有子而鞠育顧復愛而教之者無乎不至其時吾王父母俱存家計尙豐戚族女眷之往來者亦盛而宜人則屏釵鈿紈綺弗御穆然澹然以荆布自安尤斤斤不苟言笑姑姊妯娌咸集經旬累月固未嘗一人之或見其露齒也惟於吾母黃淑人則相得甚

懽終身不間宜人之父吳公光耀母匡孺人愛女最篤憫其苦節也不時命諸子婦來視而宜人則非有故不易歸甯其他戚族之喜憂慶弔非王父母命更未嘗輕於一往也咸豐間吾王父母旣先後棄養吾家又中落吾兄春霆雖成立析產之後支撐衣食生計日卽艱難宜人時以爲憂而言動出入必謹仍一如初寡時憶避寇南鄉入戚串趙氏家其傭叟年七十餘矣偃僂以槃捧茶至宜人前宜人卻立數武顧春霆兄曰兒取以來彼不諳男女之有別耳生平嚴以自持類如此晚年以家政迤邐憂慮之過致

病氣逆光緒己卯三月遂不起壽七十有一而守節則已越五十年矣悲夫而其秋吾兄春霖亦不祿吾嫂成氏爲兄繼配時年二十有九復孀居今則又十七年矣一門孀寡再世相繼何天之於吾叔父子乃獨若此酷耶且女兄靜誠本先妣胡淑人出宜人撫爲己女嗣適趙希三君文淵希三亦弱冠蚤亡其家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殖吾姊矢志靡他歸吾家者十年復旦夕與宜人相依以鍼黹紡績所入爲希三嫁其兄之兩女終且撫族子學釗爲希三嗣今則旣婚娶育子女矣吾姊守節年例旣符與宜人同時



請  
旌入祠戚族以爲母女兩節婦與四角田之妯娌兩節婦  
俱爲難能可貴而同日奉祀者尙有四房光元叔之妻吳  
氏亦爲宜人而同族女兄弟焉亦可謂盛已然宜人所遭  
之不幸則已至矣而吾姊同之今吾嫂又類之其諸宜人  
冰雪之心有所觀感而致然耶抑如木之枯跗承榦接而  
不能爲菀耶嗚呼其可哀也吾兄子廷燭與吾甥學釗其  
亦知所激哉

光元妻吳氏則文輝公之曾孫婦而仕文公之冢婦也仕

文公居鹿角溪有子四人而光元公爲長其卒也以何年及吳孺人守節原委俱不及知而其年例已符業經請

旌則

超瓊

固知之蓋嘗赴亡友吳慎安大令正德招飲之

約至所居之斑竹林者而孺人出見曰吾吳氏女而李氏寡婦也孀守二十餘年歸依吳氏以居致李氏之族鮮知我者子讀書成名乃亦然耶

超瓊

悚惶汗下詳叩本末乃

知固吾四從叔母而卽慎安之姑母也且與吾叔母吳宜人母族亦近支焉自後十數年

超瓊

官游吳中族之事益

不得詳今春朝植弟南來始聞孺人已撫光亨叔之子朝

冠且娶妻生子矣其亦稍慰苦心矣乎

光彥妻陳氏長房祖文斌公之曾孫婦而仕勤公之冢婦也母族所居爲下匯支之榮河咸豐辛酉光彥卒孺人時年二十五歲兩子朝瑛朝琮皆幼弱撫之成立歷今三十餘年以年例旣符業經請

旌其事實皆未及詳故僅載大略云

趙瓊

又按吾邑舉報節孝頗難需費旣鉅公牘體式又多未諳故嘗有欲報而中止者矣吾族子姓旣繁近年又多貧戶恐年例已符而不知報者有之不能



報者亦有之卽已報而族中未及知致未登譜者容

亦有之遠隔故山未由詳訪良以爲憾因憶

超瓊

任

溧陽時勸辦貞孝節烈頒發採訪簡明章程稟由大  
憲通飭各屬一體舉辦茲將原式刊存於譜庶同族  
之人以後咸知辦法易於舉報或不至再有湮沒云  
附開貞孝節烈四說

一現存節孝不論妻妾但年在三十歲以前夫故而  
守節已逾二十年年已五十歲者或年未五十身故  
其守節已六年者均合例

旌表

一貞女貞婦年例現存者與節婦同惟已故者不拘  
年歲一律請

旌女在母家守貞曰貞女過夫家守貞曰貞婦

一夫故以身殉夫者曰烈婦遭遇強暴卽時自盡者

婦曰烈婦女曰烈女一體

旌表

一女家無男子女尙未許字於人自誓在家守貞奉

養父母終老曰孝女

開報式

一貞女某氏父某名母某氏字某姓未嫁夫故在家  
守貞計幾十幾年現年幾十幾歲已故則曰某年故  
一貞婦某某氏某人之妻未嫁夫故氏於何年月日  
時年若干歲過門守貞計幾十幾年現年五十幾歲  
如係童養者改爲先於幾歲過門童養已故則曰某  
年故撫子某名

一孝女某氏父某名母某氏

以下備載孝行

一孝子某名

餘同前式



一孝婦某某氏翁某名姑某氏夫某名

以下備載孝行

一節婦某某氏翁某名姑某氏夫某名某年于歸某年月日夫故時氏年二十幾歲或十幾歲自夫故之日起計守節幾十年現年五十幾歲已故則曰某年故子幾人某名或撫子某名或無子

一烈女某氏父某名母某氏字某姓或未字

以下備載烈行

一烈婦某某氏翁某名姑某氏夫某名

以下備載烈行

以上貞孝節烈無論本婦親族子孫照式開明再行作稟繕冊呈報送學移縣詳請

旌表侯題在部覆彙造總坊儻其子孫情願自建專坊者悉聽其便此亦如有節烈人所共知有格於定例不能請旌者及實已守志多年而年數未符者並准呈明由縣給予有標彤管匾額以昭激勸

族兄陟雲傳

兄諱紹庭初名朝楨以字行入邑庠始易字陟雲族叔光昭公次子也光昭公之父爲國學仕鎮公質直端嚴常筦理東鄉社倉等事廉正不私爲里黨所敬服光昭公幼有蹇疾終歲不出門雖族人罕識其面而賦性簡重教子有方故陟雲爲童子時卽篤志嚮學始作文字族叔字軒先生見之盛稱其氣清而內潤必易有成楷法尤上秀嘗從余兄箸臣讀於鼎三叔所居之白玉岩奮志課功獨能刻苦繼而偕其妻兄王槐齋者負笈於許立三廣文之門其



同學之士咸以翹楚目之

槐齋同歲入黌籍及南皮

張香濤制府提學吾蜀陟雲又以優等食餼駸駸乎可冀  
逮到矣乃以其兄秉章上舍旣歿煩勞家政又方授徒勤  
瘁竟咯血以卒卒之歲爲光緒戊寅年僅三十有六吁可  
傷已維吾族歷世十數傳一以耕讀爲事前之人風尙渾  
樸雖潛心學問未嘗有急求聞達之思卽志在顯揚而縣  
中學額初僅八名應童子試者常千數百人棄取又不必  
悉當往往有少負文譽至皓首而未青一矜者以故道咸  
以前泮宮有鐵門限之稱言入之之不易也吾家游庠自

第六世諱湛公開之越二世而向陽公父子始接武繼起  
咸豐己未以後吾兄弟與陟雲先後獲雋則又若拾芥焉  
豈昔難而今易前人拙而後人果優哉詩書之澤比諸田  
功播殖耘耔勞於先而刈穫有秋直坐受其成已耳陟雲  
於余之貢優行也嘗以是爲言且曰古人所謂不於其身  
必於其子孫者理固不爽也蓋以先贈公久困童試故云  
然也又以邑之學額題昔有加而應試人數較減則曰吾  
兄弟之所以易安知不以此哉進而求之科第疑亦無難  
者是在共勉而已嗚呼豈意其言未及副而竟早殞耶今

又十數年矣近歲入泮又惟俟弟朝政一人然則所謂易者終未易也况猶有進者乎雖然士之志學以營營利祿爲最下科第又奚足道者先贈公常以三語爲教一曰讀書明理二曰讀書立品三曰讀書成名言乎成則亦無待於求矣然而俟之蓄而大之吾族子弟勉乎哉爰縷述之以綴於陟雲之傳焉



出族弟應亭傳

族弟朝徵字應亭爲光庭公之冢子仕和公之冢孫仕和公恂恂耆友爲薦人所推重性簡靜所居磨刀灘宅修竹四圍杉柏茂密旣寡交游亦終歲不入城市故門外人跡恒稀閉戶讀書若有真樂及歿也光庭公亦似之應亭幼嫻家訓有祖若父風淵然穆然喜怒不見於色自爲兒時卽無輕儇之習族叔之軒先生甚器之以婚相忘時召其過從以爲不啻小友旣而從王清源先生讀與余弟亮儕同學互相砥勸頗有進

家窘甚應亭較裕如恒分

其薄少以相助余弟乃不廢簞同治癸酉余以優行貢成均將北上紬貲斧應亭適無餘財竟貸之他所以成余行而息則自任之且不使余知也嘗過余把酒夜話以余之患拮据也曰兄何戚戚爲以伯父孝悌行誼求之古人亦不多見理必有昌者兄但自勉可矣何戚戚爲伯父謂先贈公也余起謝之應亭又曰吾族多患無財我獨患無人必多讀書成名之人乃能樹闕閥必多讀書明理之人乃能講睦雍兄以爲何如余爲離席曰弟言及此吾宗之幸也願共勉而已時應亭已微醉乃大言曰兄異時訂族譜

卽以此語入之亦可以質祖宗不畏人之議我也余曰然哉然哉蓋應亭素慎默寡言惟酒後或絮絮作家常語然所言亦類若此其識趣可知矣應亭數應州縣試不見知於有司遂絕意進取家居從諸父兄講睦族之法能以煩苦自任知議修譜甚以爲喜余方欲與謀之而應亭竟以光緒戊子歲死矣吾族久不振而又失此人不誠可惜哉今譜成而應亭不及見也故傳而存之以詒吾族之知應亭



季弟亮儕哀辭

嗚呼吾輯譜未竟而吾弟之噩耗至矣痛哉痛哉弟去夏來書速令爲譜曰此先人未竟之志微兄成之復誰待者余因力疾圖之豈意譜將成而弟已不及見耶弟之死以二月九日至今四月二日始及知之此五十日中心常忽忽不樂緜惓之病拂逆之端又交集焉故先後寄弟書謂神志傷沮有不知生之可樂而死之可樂而豈知弟竟先之耶嗚呼痛哉弟之得東鄉校官而歸也不忍別吾母以去瀕行伏地痛哭逾時不起自後每有書來皆念吾

母某切客歲所作尤慘

讀若知終不可得見也者

然則弟之死其以思母甚而致然耶其又何可使吾母

聞也母春秋高不堪有悲傷事而愛弟特甚年未時取弟

影相反覆諦觀以不知今之肥瘠爲念使知弟死不肝腸

寸斷耶今雖隱之能久隱耶嗚呼尙忍言哉弟之幼也爲

嬉戲頗黠聞吾父履聲則斂手立故嘗少獲訶譴讀書強

記誦然不及我始作字吾父見之曰此可勝汝兄弟亦以

自喜而其後果然庚申後家旣中落吾兄弟誦讀之暇時

兼作苦弟尤耐勞故樵薪秉穽所得常多旣而謀習貿易

以吾父命仍隨余負笈從王先生讀黃金寺中途憩雲臺  
觀老樹下問曰阿爺望讀書切何以慰之余曰用心耳弟  
曰用心何如曰看讀寫作不苟而已弟曰我能之兄但示  
我途徑必不敢懈又曰家貧讀書非一年有兩年進益恐  
時不可待泊丁卯遭父喪弟嘗以學業未成無以對先人  
爲恨及服闋出應童試輒冠軍屢列前茅而不獲售今兩  
江制府南皮張公是舉吾蜀弟始以詩賦見賞於庠南海  
譚又

一名食餽張譚兩公當世所諱宗

王

時蜀士驕倨夸毗之習卒



無

年不得歸家計益艱弟與

伯氏

藜藿糠粃不以爲厭而奉吾母必

求旨甘然亦往咎不易得則涕洟怨其苦小妾出謀之其  
艱苦有非人所能堪者索逋者急無以應至爲所訟弟不  
以爲怨曰吾豈負之彼自不能待耳庚辰冬余始歸省知  
其心力交瘁也勞之弟曰事畜乃分內事何力之有况困  
不極亨不至吾兄弟庸可冀乎所悲者次兄以困死耳次  
兄字春霆幼出嗣世父衍先公事叔母吳至孝旣冠以衣  
食之艱棄書習醫以爲養然困益甚嘗併日始一食而奉

叔母必豐叔母苦節五十年以己卯三月棄養兄哀痛旣  
過又以憔悴憂傷者久益不可支廬墓數月日卽庭羸復  
患利下及扶歸病已不可爲竟以九月奄沒故弟言之猶  
有餘痛焉及余得官弟奉吾母來就養數月復歸再至漂  
陽適鄭工事例開遂獲選東鄉教諭其將之任也曰吾官  
以教名聞東

中人多悍教之必自童蒙始庶有

濟平乃覆刻

人生弟子規一冊並購雜志節公小

學

其欲不負所職如此自是六七年

中

讀書自樂間亦寄詩與余

咽

目適矣又聞其與彼間人

士金

使寒峻游庠者不復有所苦雖已

之所入減於五十之七八亦復安之又宜其以澹靜爲  
懷學日以進而心日以休矣胡年未五十而竟至此耶其  
必以思五母而致病病而不得與吾母見以至於此也嗚  
呼痛哉二月初余數夢足折覺猶隱隱作痛心竊惡之不  
意凶兆之應果若此余官久累亦甚又迫衰病欲脫然奉  
母歸不能得方幸弟尙強壯可終助我不謂衰病者尙存  
而強且壯者乃不保也然則衰者病者又可恃耶吾母在



堂不敢不留身以養又不敢白弟之死以傷母心而悲痛  
愈無已時矣哀哉弟名超瑜初名朝昇字季恆又字亮儕  
合江廩貢生選授敘定府東鄉縣教諭加翰林院待詔銜  
生於道光戊申年九月初一日亥時卒於光緒乙未年二

未時得年四十八歲初娶胡氏繼娶趙氏子男

聘郭氏廷喆廷鎬女子一許字曾

兄子廷策廷猷皆承志鄉將扶

喪適輯譜將竟遂和淚濡墨以誌

譜成而以哀弟之辭附諸